

態度・台獨・太毒



李敖——

研究資料集刊11



《李敖研究資料集刊》總序

一陣旋風經過，只留下驚愕者在凌亂中摸索與重建。

李敖先生辭世後的這些年，對於他的讀者、聽眾、學生乃至信徒而言，無疑是充滿遺憾和惋惜的。李敖先生還有太多想做的事沒有做，還有太多要寫的書沒有寫，不管是對作者還是讀者而言，這都是難以釋懷的。我們固然不能替李敖續寫這些偉大驚人的篇章，但我們也沒有停下傳遞李敖精神的脚步，從李敖網站、李敖研究論壇到大李敖全集，一批批李敖研究者不斷努力，從一個個文字、一張張圖片、一則則新聞，到一段段評論、一篇篇文章、一本本專書，李敖研究者就這樣用實際行動踐行了李敖精神，我們堅信，李敖的精神與思想將以這種形式永遠存在下去。

自互聯網興起的幾十年來，兩岸的李敖研究者為我們留下來珍貴的資料，這些資料在形式上雖不同於專業學者著作，但在內容上卻遠勝許多所謂學者剪刀漿糊之作。然而隨著網站的查封，人員的流散，很多資料丟失了。而由於消息的閉鎖，許多與李敖相關的文章和報導也散落在互聯網的各個角落，不為李敖研究者所易見。有鑑於此，我們決定發行《李敖研究資料集刊》，內容採集範圍涵蓋

名家文章、讀者作品、媒體報導，謹將其中有助於李敖研究的文章和資料揀選成輯，定期推出，既不捐前賢之功，又可廣後來之聞。其中的一些資料，或許會在將來單獨結集發行。同時，也希望讀者可以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創造出更多的成績，如有佳作，歡迎隨時投稿。另如涉及版權問題，請及時通知。

最後，僅以此集刊獻給九十歲的李敖先生。

辰之 二〇二五年三月一日

月份牌



李教星火
群号: 578505007



李教星火 QQ 群

群内有海量李教相关资料，同时聚集着众多李教资深读者，能够为李教读者提供交流与学习的绝佳场所，期待您的加入。

大李教全集 5。0

由 wjm_tcy 等众多李教研究者耗时十余年，集大量人力物力制成，汇聚李教书籍、影音三千一百四十余万字的大李教全集 5。0 版本已于 2023 年正式上线，诚为李教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搜索 <https://books.leeao.net>，即可在线浏览。

AI 李教

AI 李教基于 deepseekr1671B 大模型，使用的知识库为《大李教全集 5。0》，可帮助读者回答大量李教相关问题。

国内地址: ai.leeao.net

国外地址:

https://huggingface.co/spaces/aihuashanying/ai_leeao

月份牌



Liao 秘密书房

欢迎扫码关注公众号“Liao 秘密书房”，实时分享最新李敖研究成果、李敖研究资讯、李敖研究资料集刊。

投稿及联系

如您想在本集刊投稿或提出意见及建议，可通过以下邮箱：

2247674091@qq.com

Liaoagain@proton.me

与我们联系，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与您沟通。

欢迎各位来信来函，再次提前致谢。

李敖相关

全网搜索“李敖档案馆”、小红书“里奥大师”、抖音“海心”，实时分享李敖先生经典珍稀影音、李敖研究最新动态。

目 录

李敖批判的批判	1
选举与民主无必然关系	23
大师李敖所不知道的新中国	26
盖棺依然不能论定——试评李敖	31
李敖：曾为人杰，终成小丑	35
李敖之死	47
李敖沦为乏走狗	57
中国文化毒死李敖	66
“五胎”说李敖	80
评郭知熠的评李敖说鲁迅不是思想家	90
悼念李敖	94
顾晓军谈柏杨、李敖及其他	97
鲜为大陆人所知的李敖	107
我在台湾看禁书的故事	114
李敖是永恒的矛盾综合体	139
蒋介石父子究竟处决过多少「台独」分子	143

台独克星的末路？李戡爆中共官媒黑幕 黄安「悲惨下场」曝光	155
李登辉否认支持台独引起台独领袖的指责	158
当年李敖为什么坐牢	160
一代台湾精英的传奇	163
缅怀历史的先行者谢聪敏先生	178
台湾自救宣言：谢聪敏先生访谈录〔节选〕	185
李敖写过“捧毛文”吗？	201



李敖批判的批判

呂林

【辰之案：很难想象二十多年前中文系博士的文章居然是这种水平，这是义务教育的成功，但却是教育的失败。观前言便可知，



《李敖文集》 呂林先生对李敖的了解应该始自此论文开题之时，因为其在列举李敖著作时竟然将《求是今说》列出。此书是此文中提及的时代文艺出版社八本《李敖文集》之一，书名乃是大陆出版商所改，李敖根本无此名之著作，只有名字相近的《求是新语》。但两书内容却完全不同，《求是新语》乃是收录李敖在《求是报》等刊物上之文字，《求是今说》则是选编李敖多部著作中之內容结为一书。呂林先生如果对李敖稍有了解，大可以列举出李敖的代表作，何必拿出个大陆版书名，甚至还把《李敖秘藏日记》放进去充数。

其次，吕林先生和大陆一众学阀门人一样，难脱言必称鲁迅的窠臼（屠伯兄若看到此处，还望见谅），再加上文中不断出现踩一捧一的饭圈话术、武断及情绪化的言语，都让我十分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学术文章。不过既然吕林先生钟情鲁迅，那我就改写鲁迅的话送给他吧：“看不起李敖，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李敖，历史学家。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1949年跟随其父赴台。1954年考入台大法律系，后退学接着又考入台大历史系。1961年他挑起了“中西文化论战”。1970年被捕入狱，1982年再次入狱，前后达十年之久。李敖是台湾最有争议的人物，他自认为其是五百年来白话文学第一人。李敖的著作丰富，包括《传统下的独白》、《国民党研究》、《求是今说》、《白色恐怖述奇》、《李敖秘藏日记》等等，从三皇五帝到民国台湾，古今中外皆囊括在他的话语范围。不过集中起来无非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历史传统的批判。主要是他在1961年时挑起的中西文化论战时的文章，集中表达了对历史传统的抨击；其次是对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的批判，

另外还有些书信和小说。本文主要是对李敖的杂文做一个总体性的评述。李敖的杂文以批判而闻名，他对历史和现实以及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且文字幽默风趣犀利。李敖交战的政敌和论敌都十分畏惧李敖的文字，这就助长了李敖的霸气。使其自认为是五百年来白话写作的第一人，又自诩以及被一些人奉为当代文坛的文学巨匠和思想家。虽然李敖的知识面丰富，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文学修养，但实际他并没有深厚的“哲学意识”和“历史意识”作为根基，他对历史传统和当今社会的批判也缺少深度和



米哈伊洛維奇・巴赫京

(1895-1975)

力度，由于批判深度和力度的缺乏，犀利的语言也变得苍白，变成了油腔滑调的自我炫耀，古代哲人有句名言：“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最高的目标。”由于不能自我认识，李敖的作品最终只能停留在“讽

刺作品”的水平，而不能上升到巴赫金所说的诙谐文化的范畴，上升到对人类社会生状态和自我个体的生命流程的整体观照上。

一

李敖具有很强的批判意识，他的批判意识比谁都强，除了自己他几乎是见什么批什么，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台湾，从传统的儒、道、释到当今的卖淫嫖娼，从国家到个人无所不谈。童子功、皮尔逊、张天师、日本鬼子、基督教都纳入到他的批判范畴，其批判之泛滥真可谓包罗万象，广泛的批判确实显示了其异常丰富的历史知识，但批判的泛滥其实显示了李敖没有统一的思想基石。在批判的过程中李敖的主体意识是非常强的，他总是将自己纳入批判的过程中，在批判中凸显自己爱憎分明的思想情绪，或者直接把自己的情感发泄到对象身上。对他喜欢的他绝不隐蔽，对他不喜欢的他也绝不放过，他将自己置于写作贵族地位，著名作家莫言曾经说过写作时我就是皇帝，李敖也明显具有这样的气度，所以他的写作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但有思想的批判不是和对手面对面的交战，而是保持理性的距离，这样才能更加认识对手，而李敖似乎一定挨近

对手，他总是和对手贴面而战，他甚至还不知道认识对手的深浅就开始高声叫骂，毫无理性可言。李敖自己也说：“作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十三年和十三月》），看来他也只满足于小战士一样的近距离战斗，或许他根本就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认识。当然，虽然李敖的批判对象包罗万象，但还是有几处集中点，一就是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以及对当下的台湾本土文化以及知识分子进行批判。1961年挑起“中西文化论战”这个老话题是李敖成名的开始。“中西文明”的话题早在五四已经争论了无数次，胡适、鲁迅、陈独秀都在论战中成为新的历史人物，新文学在那次论战中早已胜利，再次挑起“中西文化”似乎十分无聊，但李敖所处的台湾在六十年代正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因此再次挑起中西文化论战确实是基于特殊的历史语境。李敖也在这次论战中大出风头，他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将历史踩在脚下，许多尖锐独到的观点令对手望而生畏。台大历史系出身

的李敖并不缺乏系统的历史知识，他不仅熟悉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社会风俗和文化成规，对于现代的台湾社会也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对文化传统的批判著作里总是渗透着大量的历史知识，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知识型的杂文家，李敖自己也不无得意地声称他是真正的“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很显然李敖是一位历史学家，并且是一位既有强烈反叛精神的历史学家。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没有养成他对古国文明的厚爱，相反倒成了他反叛传统的武器，传统在他眼里一无是处，专制制度、社会风俗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

在专制的荫护下生存的文化传统确实养成了种种积习，到了晚清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中国形象”已经颇让人失望。或许历史自身是其自身的否定，对传统的熟悉没有让李敖对民族传统产生好感，反而造成了李敖对民族传统的抛弃，“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颟顸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

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因此李敖执意要抛弃虚伪的传统，要以愤世嫉俗的态度与传统抗衡。

除了站在民间和在野的立场批判传统和当局，批判知识分子也是李敖的重点，当然李敖的目的不是要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打倒，尽管在他的视野之下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本真角色。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实际上是集中了社会的各种文化符号，知识分子既联系着官方的意识形态，官方的意识形态常常既是由知识分子建立又由知识分子传达，知识分子也联系着民间，民间的各种思想活动通常又由知识分子传播；知识分子是传统得以传承、建构的重要力量，也是新的文化引进、创造的主要阶层。所以在近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李敖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非常理解，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大部分虚伪的知识分子，李敖的批判是异常激烈，但其中也不乏深入对象内心的独到认识，最精彩莫过于他对陈布雷之死的文化分析。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又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传统的儒家伦理秩序意识已经深入其内心世界，他在国

民党崩溃前夕死于自杀。李敖以《陈布雷自杀写真》为题目探求陈布雷之死，将陈布雷的身世、国民党、蒋介石、新闻机构、家庭成



陈布雷

(1890-1948)

员和私人信笺融入到一起，以一种奇怪的文体揭示了陈布雷一生的命运悲剧，而这种迂回曲折的揭示实际上恰如福柯所做的从历史的断裂处寻找真正的历史，历史的真实往往也就显现于这些断裂的事件中。

陈布雷之死既是一个个人化和私人化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的背后却隐含着国家、民族、党派和历史传

统、家庭以及个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福柯说：“思想、知识、哲学、文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并且寻找不连续性的所有现象，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的无不稳定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历史的裂缝在此刻显现出其强大的力量，《陈布雷自杀》、《“中华民国”亡国考》、《“三

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等许多文章都这样巧妙又一针见血地击中对象的要害。

二

批判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并不终结于批判本身，而是从批判自身出发寻求建构的可能。李敖的文章缺少重建意识，虽然他在传统中成长，但他没有什么根基，他对历史传统激烈批判的结果是形



鲁迅

(1881-1936)

成了历史虚无主义，使人不仅对民族历史的过去产生绝望对它的将来也毫无信心。他的诸如对中国的“国民性”以及政治制度和文化秩序的批判并没有超越鲁迅和胡适。在《由一丝不挂说起》、《长袍心理学》、《用他们的规则，出他们的洋相》中他只是复制并且夸张了鲁迅等人的历史意识。梁启超、鲁迅等人提出“国民性”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国由

传统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国民身上自然遗留了许多传统的痕迹，因此对国民性的批判是鲁迅等人要求现代性的体现。李敖的时代已经是台湾转型过渡到现代性社会，李敖对“国民性”的再次批判则显然缺少理性，转移了根本的问题，相反再提“国民性”的问题，无疑是“事实上有助于西方文化建立其种族与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

李敖对传统断裂式的批判或许更缘于一种内在的价值认同危机。批判需要尺度，没有尺度的批判就会失去理性，走向虚无的泛滥漫骂。很显然李敖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是不信任的，对台湾地方政府的当下的价值理念也是不信任的，他自称被人看作是胡适的同党，主张全盘西化。但从他对西方的批判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的价值观念也是不信任的，比如在《美国人忘了什么？——寄美国在台协会文化中心的头儿》中对美国“人道主义”的质疑，杂文《神像百年一感》中对爱好自由的美国人反过来却助纣为虐，专门给蒋介石政府送子弹的行为的批评都表现了李敖对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的怀疑和批判。但也正因为如此，李敖的批判失去了尺度，他没有自己的标尺，他

只知道打倒一切，而没有建构的意识，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样建构一个新的世界，他也似乎从来没有建构的想法。在他看来，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首要的方法是培养愤世嫉俗（《十三年和十三月》）。而中国的事实在正和他说的相反，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愤世嫉俗之士，到处是唧唧喳喳的不满之声，到处是自命不凡的“人物”，但真正能够提出建构方案的却没有一个人，以至主义满天飞，真正有实际价值的意见却没有一个。李敖也是这样，他自命为思想家，但他连自己有什么思想都不知道，他不知道思想家是要有自己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不是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就完事的。

民族、历史、国家一直是李敖关注的中心，也是李敖在批判过程中自身分裂的显现。李敖对处于边缘化的台湾本土大中华文明均抱有复杂情绪，但在有一点上李敖倒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深信重建历史根基尤其是台湾根基的命脉不在于“台独”，也不在于国民党，依靠国民党和台独只能将台湾置于更加危险的深渊。无论“台湾”的经济实力多么强大，它也不可能从边缘走向中心，台湾也只能在中华民族一统的文化圈中即在“中国视野”下才能获得生存和

发展的希望。“统一”是中国历来的传统思想。正如费正清所言：“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中国的一个新的重大事实是现代姓氏的群众民族主义的传布，如前所述，这种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并受到城市中心的现代报刊的培育。统一作为正统王朝的标志，其形象扩大了一百倍，而成为中华民族存在的象征，



费正清

(1907-1991)

这个象征不但是一种文化，而且现在是一个国家，它通过国际交往逐渐代替了地方，而成为中国的社会精英认定效忠的中心对象。”那些台湾的地方性色彩也只能在整个一统的文化圈中实现，失去了对大陆的依附，台湾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根基，这种“一统观念”倒是呼应了历史传统也呼应了现代中国和台湾的需求。确实，台湾只有依靠大陆才能生存和发展，李敖的这些看法确实是卓有远见的，所以尽管他对大陆的共产党也有疑虑，但这种坚定的“一统观念”

倒是处处体现在他的文本中。

三

柯林武德说：“一个人不仅应当具有关于历史思维的经验，而且应当反思那种经验。他必须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还应该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

(1889-1943)

是一位哲学家。”李敖从来就不反思，他对自己也没有真正的理解，柯林武德还说：“一种历史过程或精神过程的特点是，既然心灵是认识它自身的那种东西，所以成为心灵生命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是一个理解它自身，批判它自身，评价它自身等等的过程。”鲁迅也是自认为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过客，亦曾象李敖一样“荷戟独

彷徨”，但是鲁迅的彷徨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孤独。他对于民族传统认识太深，又想重建历史的根基。但是鲁迅又意识到重建历史传统的根基是虚妄缥缈，所以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过客境地，因此鲁迅

并不像李敖那样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虽孤傲却并不是自大，他不但否定历史传统也否定他自身，他对自我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对自我浓厚的怀疑精神反而使得鲁迅超越了自我，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势达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深渊之所。而李敖却相反，他缺乏对自我认识，尽管他对整个民族传统和成规了如指掌，尽管在他嘴边时常挂着的话是印度诗人古伽拉德的诗“你已经吞了不少苦药/请再勇敢的喝下这杯毒酒罢！”尽管他也说：“做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但他实际上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他的这些话也是一种作秀的姿态，他将自己看成了时代的精神领袖，而实际上他并没有为青年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思想，倒是教会了青年人养成心浮气躁，目空一切，叫爹骂娘的坏脾气。他对自己的评价太高，因为如此，在别人看来他自然成了一位象鲁迅一样的斗士。李敖自己显然也是这么认为，他将自己也看成是中国传统几百年来屈指可数的伟大的

文学家，他自称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勇士。编选《李敖文集》的司空在总序中就将李敖抬高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六百零九年的唐宋两代才不过出了八大家，但是六十不足五十九岁有余的李敖却以一当八，早已超迈古人今人。”他觉得他远远高于别人。看起来李敖似乎傲视一切，独与天地的精神相往来，在中西文化论战中独战斗群雄，拒见蒋经国、与民进党也不合作。但是丰富的历



胡茵梦和李敖

史知识和孤傲的性格倒成了他取悦大众的手段，在此之中对传统的批判也成了外在的表象。李敖对现代传媒和信息技术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他知道大众的趣味，经常制造耸人听闻的言论，你看只要稍稍人称赞他两句，他立马就和那个人成为好朋友，而一旦有人骂了他几句，他必是睚眦必报，就连与他离婚的老婆胡茵梦女士他也不饶恕。或许李敖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骂人斗士，他无畏专制政

体数度入狱，但是他确实称不上是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为他缺乏起码的哲学根基。在李敖的著作中，我们时时都会看到监狱，蹲了几年监狱仿佛成了他成为大思想家的资本，动辄回忆监狱，那些洋洋洒洒但是颠来倒去的著作，反复描写监狱生活的就占去了大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李敖的思想是极其有限，他还没有资格把自己比作伏尔泰(他曾自比伏尔泰)，他连胡适也比不上，说到底他的思想根本没有对中国的进程产生多少实质的影响，因此他还配不上是几百年来屈指可数的大文豪、大思想家，他离大思想家差得远呢！

四

李敖让人记忆的一是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二是他坐牢的光荣经历。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李敖的虚弱性。李敖还有一点自鸣得意也是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犀利的语言风格，骂人确实也是一种艺术，你要骂得别人痛，让别人心服口服那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其实从李敖的“诙谐风格”中完全可以看出李敖作品的批判深度，尽管李敖和鲁迅都以一个都不饶恕的斗士面目面对现实社会和民族传统，都有丰富的历史知识，都采用了“诙谐”的语言将传统

纳入叙事的游戏中，李敖的尖刻丝毫不逊于鲁迅，鲁迅在杂文、小说文体中常常将老子、墨子、女娲这些奇闻怪事和神话故事纳入隐指现实的叙事序列、制造出了奇特的叙事景观，从而也使得鲁迅始终与官方正统文化保持着叙事距离。李敖看来深受鲁迅影响，他也常将历史人物、神话故事、掌故、新闻和现实人物并置杂列，借此颠覆官方的正统文化。

李敖的文章亦具有一点点诙谐风格，但这种诙谐风格并不能严格地称为“诙谐风格”。鲁迅和李敖的杂文应该同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如果从官方的角度出发他们也应该归为具有民间性的文化，尤其在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里，杂糅了许多民间俗文化，比如女娲的故事、精卫填海的故事，在《无常》、《社戏》、《阿Q正传》中绍兴民间戏的运用都渗透着纯粹的民间内涵。正是这些民间内涵和官方的正统文化形成了冲突，也使得作者的个体充满了一种自由狂欢的体势，这些自由狂欢的体势以不可阻挡的姿态与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形成对峙，构成了内在张力，而鲁迅似乎正是从吊死鬼这些狂欢的乡村场景中吸收了本源精神，正是这种深层次的人生体验和

生命感受，使得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具备了“诙谐文化”的内涵，也使得其人真正达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势，在他的诙谐语言明显地渗透着个体孤独感和悲剧氛围。因为他的写作恰如巴赫金所言，集中了遭到禁止和从官方言语交往中被排斥出来的各种言语现象。但是李敖的杂文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意识深度，它的诙谐还停留在一种表面的语言工具认识论上，他只是将骂人、奇闻怪事作为一种增加谩骂力度的手段，并没有很深厚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深度，因此他的诙谐或许只能称得上巴赫金所说的一种讽刺体文章“一种讽刺性作家只知道否定性的诙谐，而自己置于嘲笑的现象之外，以自身与之对立，这就破坏了从诙谐方面看待世界的角度的整体性，可笑的（否定的）东西成了局部的现象。”李敖的文章即是这样，他不能从世界的整体从历史的深度去看待问题，他对台湾的认识，对中国人的批判都带着一种极端片面的认识，因此他的诙谐语言就成了一种失真的夸张，他的语言太直白，近乎大街上的叫骂，失去了诙谐固有的内在质量，使得其文本呈现出一种喜剧色彩。真正的“诙谐风格”应该涵盖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具有悲剧性，二是要有隐喻性。

在鲁迅的《阿Q正传》有这样一个场景：阿Q唱“手执钢鞭将你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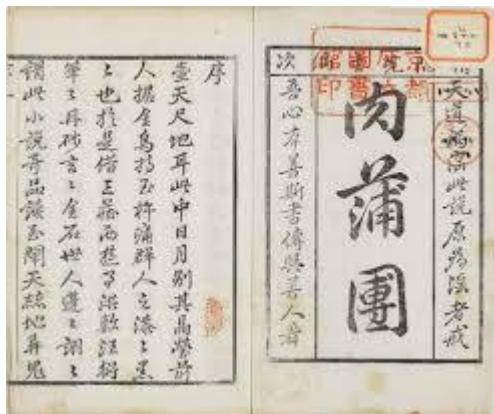
《阿Q正传》

人生体验。因此具有诙谐风格的作家，像鲁迅就精心的选择题材，他绝不会泛滥地寻找骂人材料，尽管鲁迅也和梁实秋等人开展面对面的笔战，但是在笔战中鲁迅倾注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和体验，因此他的笔战也就超越了笔战自身。许多历史题材、民间轶事、典章制度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排列，但是优秀的作家并不是以随心所欲的安排这些事物，在这些词语的背后他们将自我的

围观的群众喊着“好”的时候，在这样的狂欢场景中，不乏诙谐风趣，但其内在已经渗透出无法排遣的悲剧色彩，在这笑声中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个体的命运悲剧。李敖的杂文却并不存在这样的一种“诙谐”，有的只是谩骂和侮辱。鲁迅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真正的战斗需要历史理性，需要深度，真正的诙谐包涵着很深的

意识传达出来，即通过一种隐喻的象征形式将事物的真实面目表现出来。因此这种诙谐的风格就包含了事物的双重甚至多重景观。象鲁迅在《秋夜》中那样，鲁迅不是将诙谐建立在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是将其建立在一个象征的森林里。李敖的杂文缺少这样的深意，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文章骂倒对手，他也承认自己的文章别无深意，或许有时李敖仅仅是满足于一种感官上的愉快，只是为了单纯的文字炫耀和发泄。

过分裸露的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就象人类如果全部都赤身裸体，那就失去了意义。而李敖却偏偏是“赤裸主义”，他《纵裸女战斗》说：“我在文章中喜欢涉及‘性自由’，我在《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中也喜欢以裸女参战，消极的目的固然在打破禁忌、从‘性自由’入手；但在积极的目的上，却是佛门中的以‘淫女诱人’，引起趣味，然后‘后令人佛智。’一直欣赏裸女，因为裸女是战斗中第一流的武器，幸亏不解风情的国民党不知道，你可别告诉他。”（《传统下的独白》）李敖的文字即是一种“裸体语言”，他用一种脱光了不要脸形式和对方战斗，以至读者并不能从其文字



《肉蒲团》

中发掘深意，中国古代的黄色书籍象《肉蒲团》虽然书的作者也声称此书的目的是劝戒隐喻，让世人从中吸取教训，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此书却正好作了读者放纵声色的诱饵。这正是李敖的悲哀，他自认为自己已经驾御了历史和文字，但他没有料到无论是历史和文字，它们自身都是一种自在的体系。

结语

本文无意否定李敖在台湾地区乃至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地位，也无意刻意诋毁李敖的贡献。李敖作为一个有独特个性的政治人物和文学人物在文学、政治和思想界都有重要意义，他的独特的文风、特立独行的精神也确实值得学习。但不能因此就把他抬高到几百年少见的文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的地位。或许李敖能够勉强称一个历史学家或是半个文学家，但绝难称得上是一个思想家。概而论

之，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政治人物，李敖具有其独特的地方，他的战斗精神和不妥协的气概也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但他在论争中确实失去了度的掌握，所谓的度不是要求不偏不倚，而是要防止主观性——意识性的随意泛滥，“主观性——意识性恰恰可以缺乏‘度’。这是由于没有客观物质生存的直接制约，主观性——意识性常常可以泛滥。本文从李敖的杂文的批判性入手，揭示李敖杂文批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指出虽然李敖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的文笔具有犀利的风格，但由于作者缺少哲学认识和历史意识，他的批判只停留在表层，而不能系统化和深入化，他的语言也由于过于夸张而陷入了油腔滑调的地步，反使其批判的深度受到了致命的影响。

【辰之案：李敖说他看不起大陆文科，直到看见此文之前，我还以为那是李敖的偏见，看罢此文，才知李敖此说何其一针见血。通过此文作者之批判，亦可显现李敖之批判何其难以企及】

选举与民主无必然关系

丁煌

本港的立法会选举已经尘埃落定。多少年来，有关政治制度、选举制度的话题不绝于耳。不可否认，选举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式，但是，世界上没有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选举模式，更没有一种适合所有国家或者地区的民主制度。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必须、也有权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

首先，让我们把有关民主的讨论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古希腊的



苏格拉底之死

哲学家，多半不相信民主，认为民主和暴民政治只有一线之隔。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被视为西方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但因与

当时的统治者政见不同，结果被处死。柏拉图因老师苏格拉底的死，

对民主有很深的感触。苏格拉底是死在「民主制度」之下。当时，对于要不要处死苏格拉底，经过了由「众人讨论」的「民主决定」程序。由一群平庸无知的人决定苏格拉底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生死。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一生对民主政治抱持怀疑的态度。柏拉图认为民主政治蔑视真理，盲从于社会主流意见，拒绝让拥有聪明智能和政治知识的人治国，把统治权交给平庸的大众轮流行使。结果，正义荡然无存。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民主政体是一种不好的政体。因为民主政体不鼓励德行的培养，只以人数多寡决定是与非。

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家李敖也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他说，连美国自己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把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高速发展。其中，日本由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则是军人主政。李敖认为，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

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如果要阻止中国在 21 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

但是，有「民主斗士」会说，「民主制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因为民主制度能有效地限制政府权力。「民主斗士」们更认为，中国也要走「民主之路」。香港近年有人不断强调要争



旺角暴动

取「真普选」，要落实「符合国际标准的民主自由」，为了争取这些「真普选」和「民主自由」，香港还发生了 79 天无法无天的「占中行动」，今年农历新年的「旺角暴动」，

更可视为「占中」的加强版。为了争取这些「真普选」和「民主自由」，有人更大力鼓吹「港独」、「自决」，导致香港近年政争愈演愈烈。香港的经验教训正正说明，中国政治制度必须适合国家发展的需要，绝不能照搬西式民主。

大师李敖所不知道的新中国

湾叔

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台北大理街台糖学生宿舍，那年我刚考上台大，还没开学，依旧穿着卡其布做的高中制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准大学生，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当时的李敖可也还没有后来的赫赫名头。

一篇《老年人和棒子》，李敖十年寒窗，一朝声名鹊起，成就了纽约时报后来所称许的台湾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民间英雄 *popular hero*. 中西文化论战，李敖棒打老学究，有如常山赵子龙单骑进出长坂坡，杀得痛快淋漓所向披靡，简直如入无人之境，文化太保称号实至名归. 主编文星杂志，激活了当年台湾学术、文化、医学、教育. . . 任何你想得到的各界的一潭死水，直到捞过了界，淌进了中国时报“国法党纪不容诬陷忠良”的浑水，得罪当朝，锒铛入狱，奈何关得了人、关不了心，前脚才刚踏出牢门，李敖死性不改，隔天就以一篇《只换屁股不换针》大肆揭发监狱黑

幕，甚至引发台湾有史以来所仅见的大规模监狱暴动。那个李敖，我真的曾经打心底里崇拜得一塌糊涂！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相继过世之后，李敖似乎失掉了打击对象，渐渐变得有点不甘寂寞。除了吊书袋子炒点冷饭，不时还闹点花边新闻，经常出入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下了神坛，世俗化的李敖，逐渐变得跟常人无异。然后，李敖开始老了，似乎也胡涂了，变成一个远不如金庸大侠笔下那个周伯通可爱的老顽童，任性而不负责任，大家还是纵容他，其实，说穿了，更多的恐怕是惹不起他。大家记得的是，李敖在文化论战中对手任卓宣、胡秋原等人笔下的那条喜欢乱咬人的疯狗。

李敖曾经像是基度山恩仇记里出生入死的男主角，驰骋江湖快意恩仇，也一度像被囚居在艾尔巴岛上的拿破仑，感慨着 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 直到，大陆改革开放，李敖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黄昏之恋。

从十四岁离开中国大陆，李敖在台湾困居了五十六年之后的2005年九月，重新回到那块土地，展开了为期十二天的快意还乡神

州文化之旅。就好像台湾的夕阳产业在上个世纪九零年代初期在大陆找到新市场一样，李敖的作品，不管正版盗版，尽管版版都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李敖还是甘之如饴，书也照样卖得吓吓叫，而且数量惊人，跟在台湾的销售量完全无可比拟。只是冷眼旁观，这个时期的李敖，更是显得十分市侩，不论文字、言语，都已经了无新意了。

十二天，太短了。李敖自称跟台湾情缘已尽，但是他所怀念、向往的那个中国，在现实世界里其实早就并不存在。一九四九年当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
候，那个中国经过多年
战乱，遍体鳞伤，已经
奄奄一息，再经过毛记
政权三反五反，大鸣大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者跪下了
放，无止境的清算斗争，最后雪上加霜再来个血淋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最彻底的焚书坑儒运动，那个中

国早就被砸得稀趴烂，躺在一片完全无可复旧的废墟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新中国，是建筑在历史的残桓断瓦之上，就算把曹操、武则天、甚至成吉思汗或者更多的老祖宗都从墓穴里挖出来，那个中国再也活不过来。李敖眼中无处不中国的台湾，涓流滴注，挹注不了大陆这块广袤贫瘠只有文物（发掘）、没有文化（传承）的土地。

李敖先生曾经的错误示范不只一桩，把他跟他有过一段情的女人姓名、照片公开披露，这种勾当，跟陈冠希的艳照门如出一辙，不过，真正令人折腕的，是他鸣锣开道大张旗鼓，把自己的宝贝儿子送到北京念书。

中国大陆在过去不到十年内，粗制滥造，急速量产了以千万计的大学生，以百万计的硕士生、博士生，这些学生的老师们却没有几个拥有硕士、博士学位。事实的真相是，中国大陆由于师资严重缺乏，除了大量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之外，号称四年制的所谓大学本科，到了第四年根本开不出课来，所以全中国的大学生到了第四年是不必上课的，也没有课可上，美其名曰实习一年，实际上是放牛吃草，有的打工、有的闲荡，更多的是在游戏机上虚度青春，顶多

花点小钱在网络上买篇论文，时间一到，文凭照样到手，中国大学生人口统计数字又增加了一个。

大师如李敖者，对新中国毕竟所知无几！一个李勘并不足惜，只是不知道李敖这个错误示范要耽误多少无辜的台湾孩子！

【辰之案：对此烂文章可做短评如下——懦夫居然可以把自己的懦弱解释成对别人的“纵容”，呸！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的人却还在趴着、躺着、跪着，呸！】

盖棺依然不能论定——试评李敖

笋子

我从大学时起就喜欢阅读李敖的书，尤其是他的「传统下的独白」以及「独白下的传统」。必须承认他的书为我苍白的青少年时期，增添了许多思想解放上的乐趣。当然，若是与罗素相比，李还是差上一个量级的。

然而不可否认的，李在建立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方面，特别是对提升当时在野反对势力的政治思想，是有其卓越启蒙贡献的。然而，李敖在本质上，实在是个纯粹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这显然与民进党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

李是大力主张统一的，此点与蒋介石一致，但他却终生反蒋、反国民党。也就是它同时与统独双方阵营作战，这样的矛盾关系，注定一辈子成为孤鸟。



《独白下的传统》

我认为以李的智慧，是很清楚中间的矛盾。但因为国民党将他关入大牢两次共约六年，以致他强烈仇恨国民党的心，起先压过了中国民族主义。但国民党于 2000 年第一次垮台后，他的仇恨心似稍减缓，开始掉头主张中国统一。

然而，另一层矛盾开始出现，就是李敖最得意的，就是他是台湾少有的真正自由主义者，并自认是胡适的传人。就此而言，李敖以自由主义者来严厉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思想正确的，然而吊诡的是共产党何尝不一党专政呢？

共产党这些年来大力推动孔孟儒家，这也是李敖一辈子所反对的。然而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李敖将这些都轻轻都放过了。

就此点而言，殷海光亦有如此的矛盾。亦即殷为了反蒋独裁，以致连带反中国民族主义，但他晚年对此已颇有悔意。

但国民党真的一无是处吗？恐怕不见得。

例如国民党及时阻止了共产党当时所谓的血洗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及十大建设等等，许多都是日本人

做不到的。但台独皇民，却纪念帮助日本殖民台湾的八田与一，感觉有点错乱。

李敖最成功的就是他细腻的考据工夫，虽然，考据与思想本身是无关的，考据其实就是做学问的工具。好比殷海光的武器就是逻辑，但逻辑也只是思想的工具，而非思想本身。

殷李两人的共同处，就是完整主义（如全盘西化）及绝对主义（即不能容忍不同的想法，只有他说的才是对的），这当然造成争议。讽刺的是，李自认是自由主义，且是言论自由的倡导者，但李凡对其文章严词批判者，动辄予以兴讼，未免有负自由主义的思维。

真正台湾自由主义的先行者胡适，就说过：「只有每个人都容忍，才能每个人都自由」。最服膺自由主义者胡适的李敖，显然没有遵照办理。

另外，凡是自由主义者，没有不反共的，这从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罗素，就可以得知。李自认是台湾少数的自由主义者，却不反共，且赞成一国两制，这是李思想上的未能调和处。

当然，大师级的人，在盖棺时必然不能论定。毛泽东亦然，我认为对毛的功过三七开是正确的，也就是功三过七。当然有人认为应是功七过三，亦有人认为应该功十，或过十的。

我认为对李敖亦应作如是观。总之，伟大的人物，需要沉淀一段时间后，才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看法出来。

我是一个坚定理性的统派，我认为所有的思想都有其局限性，必须保持怀疑，不要盲信权威，但也无须过头。比如爱国当然应该，但爱过头，就成为国家主义或者成了义和团。

又如，自由主义当然可以，但要考虑当时大多数人民的生命财产身家安全。所以，胡适当时是大力支持蒋介石的，虽然蒋搞一党专政。罗素在一战前，主张自由主义，高举反战旗帜，并因而下狱；但在二战时，则主张对德作战。这就是孔子之所以被誉为「圣之时者」的意义之所在，就是说圣人不会僵固，是要看时势的。

附带必须说的就是李敖的文字工力，的确可以称得上大师而无愧的。

李敖：曾为人杰，终成小丑

刘原

【辰之案：刘原此文亦属流毒深远，其一句一蹦、断断续续的文风，一看就是在公众号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内容上的谬误，或许哪天我有时间会来批驳一下，前提是刘原的身体能坚持到那天，因为我可不想给“曾为小丑，终成二丑”的人写悼文。刘原与其操心别人是人杰还是小丑，不如自己多照照镜子，李敖如果是“终成小丑”，刘原恐怕是“生而为小丑”了，在这方面，他刘原才是真正的老前辈。其实我向来反感“某某某早死多少年就好了”之类的话，尤其是刘原这种人，活了大半辈子也没什么成绩，前半生已经如此不堪，如何好意思说这种话呢？我想他应该是觉得这句话不适用于自身，因为如果评价他这种人，只能说“刘原如果刚出生就被掐死就好了”。我很遗憾，刘原曾经是李敖的读者，但我也很高兴，刘原不再是李敖的读者，李敖如果有这种文笔稀烂、思维凌乱、头脑混蛋、心理阴暗、阴魂不散的读者，李敖何辜啊？最后看到刘原引

了野夫的挽子，也勾起了我的兴趣。古有曾国藩给活人写挽联，今日我就效法剃头先生，在百忙之中献上一对，来生悼刘原、野夫二公。上联“刘览一文，尽属病原，堪笑网上扮小丑”，下联“野狗两条，皆为懦夫，可怜江畔捞亲妈”——后学高辰之敬挽】

南渡子弟，胡公门生，狂名当日仅非蒋；

北阙王孙，词林匪霸，辱溢暮年唯颂毛。

—— 野夫挽李敖

这是一篇预谋中的悼文。

前不久看到消息说李敖因脑瘤已病危，我就琢磨着该给他写文章了。

他既已死，那我便写。

李敖的铁粉看到此处请自觉关闭页面。省得心情恶劣。



无妈可归之人——野夫

30 多年前，我读花城出版社版的柏杨著作《丑陋的中国人》，里边收录了海外华人关于柏杨的各种大辩论，刀光剑影，异常犀利。其中一篇痛批柏杨的文章嘲讽道：岛上还有一个人比柏杨更恶毒，摇笔大骂了几十年，现在还在狱中。

我当时还是中学生，猜了半天不知道这人是谁。

后来才知道说的是李敖。

转头到了 90 年代初，这是个乱糟糟的年代，一边防和平演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边开搞市场经济。民间也是乱象丛生，或曰百花齐放，几十年来最牛逼的影视作品都诞生在 93、94 年左右，而在民间，忽然掀起了关于毛的热潮，满大街的出租车上几乎都挂着毛招手的画像或塑像，所以呢，后来招手这个动作就成了全民打车的标配姿势。

出版界也刮起了妖风。梁实秋林语堂这些民国反动文人，先前名字只在鲁迅文章出现过，谁都没读过他们的书，包括张爱玲等人的书。但 90 年代初，这些人一股脑地组团出现在了书摊上，掀起了热潮。

其中最妖的一个人，叫李敖。

02



有家可丧之犬——刘原

李敖和柏杨是对头。当我看到李敖的文章之后，迅速从柏杨粉转成李敖粉。

因为他是坐牢斗士，还是情场浪子。白天痛剿达官贵人，晚上睡遍红粉佳人，多么快意江湖，多么古龙。

尤其是，他还特别狂妄，时不时在文章里植入形象广告：“五百年来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当初，年少轻狂的原叔，也是目空一切的。想不被他吸引，实在很难。周迅曾说李亚鹏“满足了我对男人的所有幻想”。李敖也满足了我们那代人对烈士情结的所有幻想。

李敖满嘴痞气和骚气，张口就是生殖器，也深得吾心。他的痞和王朔的痞是俩套路，反正我没见过。

至于他说自己是白话文五百年来第一人，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10多岁时就没信这鬼话。

90年代初的我在写现代诗，几乎借遍了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经典中文书籍，鉴赏能力还是比较高的。我的判断是：李敖的汉语写作能力（请注意，我说的是文字能力），在过去的百年中国里，排不进前一百位。之所以说一百，是因为我对逝者保持一个基本的尊重，说五百八百的就太不厚道啦。

如果有人真以为李敖的文字独步华夏，那我也无言以对，只能建议他把上发廊的时间省下来多上上图书馆。李敖的语感很一般，当然，比周小平好出几条街。

早年李敖的价值，在于他的渊博，这家伙的治史是不错的，旁征博引的能力非常强。在这点上，我很佩服他。

他早年对抗专制的精神，如长夜里的萤光，这也是我始终敬佩的。

不管如何，李敖是我的众多文字乳娘之一，他深深地影响过我。他若是早死几十年，那么，我今生都会将他视为一个传奇。

李敖与蒋家父子有仇。不赘述。

他对党国文化的憎恶，我是感同身受的。

几年前，我在金门县的街头，看到了一尊老蒋的铜像，上书“民族英雄”。

老蒋是不是抗战英雄？当然是。他是抗战时中国政府的合法领袖，否定这一点，对不住数千万死于炮火的中国军民，对不住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中国



“民族英雄”

现代史。你若贬他为寇，那他指挥千军万马去殊死相搏的日军，岂非成了正义之师？

但，老蒋同时也是独裁者。国民党的党国文化以及党国制度，都是从苏俄照搬过来的，孙中山是始作俑者。

所以，我不喜欢老蒋的铜像。一个人是不是英雄，史书自会记载，后世自会流传，那就够了。你树偌大一个雕像，凸显党国威严，那就成笑柄了。

所以，李敖反蒋，本来是有自由精神的，值得嘉许的。

但是，李敖彻底被仇恨情绪淹没，一生骂蒋，却对老蒋在抗战时的功绩、对小蒋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贡献视而不见，这有失学者的风范和治学准则。

但我对他的情绪化评论依然能够理解。如果有人把你弄进大牢多年，你出狱后，只怕也不会为他评功摆好，不会客观地评价他。

李敖好色。全天下都知道。

他对女人的始乱终弃，也是出了名的。

在这点上，我倒不想抨击他。会有许多女权主义者去抨击的，我就不凑这热闹了。

男人好色是天性。我对普罗大众的乱搞从来不会用道德去抨击他们，只要你情我愿，有什么好说的。我只对官员的乱搞保持警惕和批判，因为这涉及到公共利益，你搞权色交易，意味着我们的权益受损。

李敖晚年时，据说还在办公室挂着莫文蔚的裸体艺术照。他对莫文蔚的大长腿一直赞赏有加。

这张照片是莫文蔚送给李敖的。关我们 P 事。

李敖对女人最刻薄的一件事，是黑胡因梦。

他在文章里写过，他与胡因梦新婚时，看见胡因梦正坐在马桶上，因便秘而满脸通红，几近狰狞，然后，他心目中的女神就坍塌了。

前些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截图，是一个女神婊展示她妖娆的臀部，下面有一则留言：这是我此生看到的最美的屁股，请答应我，一定不要用它来拉屎！



“大义灭夫”胡因梦

这也是李敖当时的心情。他觉得女人尤其美女，是不应该排泄的。

但他把这个写出来，无疑是为了搞臭胡因梦。

我很反感李敖的做派。胡因梦是台湾当红女星，也是你的前妻，散便散了，不出恶语便是，何必用这种最污的手法去抹黑一个陪你睡过觉的女子。

李敖做过很多脏事。譬如陷害朋友，譬如侵吞财物。

不赘述，有心了解的话，网上全有。

但他噪门大。他侵吞了朋友资产，可以反口说朋友诬告了他。

他与柏杨本是朋友，后来柏杨怀疑自己入狱时，李敖睡了他的妻子艾攻，终于反目。然后李敖满世界说柏杨是个绿帽狂。

这些事我也搞不懂，不敢妄断。

关于乱搞这破事，我始终认为是私德。我可以私底下不屑，但不会公开抨击。做人嘛，谁没有缺点呢。人渣多的是。

我更看重的是大义。

无论男人或女人，我都特别看重其有没有大义。

你若是在大义上有亏欠，我便一辈子看不起你。

李敖坐牢时，是有大义的。

直至 2005 年，他访问大陆，在清华北大演讲，我有位兄长在现场听了，说：李敖还是很牛逼的。李敖当时说了一句不可描述的话，我至今记得。

如果，李敖，在那年暴毙于清华的礼堂里，我依然是喜欢和尊重他的。

10 多年前，凤凰台有一档节目，叫《李敖有话说》。

起初，我是每期都看的。

后来看看不对味了。

一个坐过专制牢狱的人，怎么开口闭口念叨另一个独裁者了？

我很难过。从此宁可在城中村里租咸片看，都不再看他的节目了。

李敖大概认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但在我眼里，他从此就是塌了脊梁的那啥。

活了半个多世纪，晚节不保呵。

包括，他带着儿子在微博上的种种表现，真是贱到了尘埃里。

一个文人，对过往的百年中国，不能这样睁眼说瞎话啊。你缺钱么？你缺名么？你那么多年的牢，白坐了么？

我想了许多年，终于明白了，这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凝视深渊过久，自己亦成深渊；凝视恶龙过久，自己亦成恶龙。

由此想起孔庆东、摩罗那群人，何尝不是如此。早年呼唤过民主自由，到老来，却热泪盈眶地呼唤专制和专政。

东厂的太监，是暴政的打手。

早些年前，李敖切除了前列腺和储精囊。他不但是物理意义上的太监，同时，也成了精神意义上的太监。

坦白地说，我很痛心疾首。

该盖棺定论了。作为一个曾经的读者，曾经的粉丝，我想评说几句。

李敖此生阅人无数，不论是政坛上的敌人，还是床第上的佳人。

他一生注重名气，所以始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文字英雄。但他从来不在乎名节，所以罔顾对朋友、对女性、对大节的辜负。

有时想想，他更像娱乐圈的人，而不是记述这个世道的人。

浑身是牙，咬遍万千香客，忽然有一天，自己变成了匍匐叩拜的人。

以文人立世，以狂狷闻世，最终入土时，却成了谄媚的戏子。

这样的转折，令我们这些看客，心生苍凉。

终究是一个入戏过深的小人而已。他的眼里没有千秋大义，没有后世清誉，只有现世的名利，而已。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内心是沉痛的。

年少时，我深深地热爱过李敖。担得起令我热爱的，还真没几个人。

年老时，我深深地厌恶李敖。

我心里并无哀痛。因为，内心里的李敖，多年前已经死了。他死于今天或明年，对我而言并无差别。

他身处民主社会，本不必如此奴颜媚骨的。

堕落至此，只能说，他骨骼清奇，不走寻常路。

你们哭你们的丧去，而我，要去看肥皂剧了。

【辰之案：对于李敖的负面评价，看上去虽然五花八门，如道德问题、两性问题、思想问题、水平问题，其实都是在政治问题，但如果直接拿政治立场说事，不就属于自曝反贼身份了吗？所以不妨在政治问题外面画上些油彩，伪装伪装】

李敖之死

杨树民

【辰之案：本来此类名不见经传之人所写的文章，我都不应置评，一个写了几十年字却一点名堂没写出来的人，我去评论他，反倒是给他扬蔓了。此文类似于傅国涌之文，傅国涌是依附于范泓，杨树民则依附于刘原。所谓人攀龙髯，鸟随鸾凤，蝇附骥尾，依附于伟大之人者，即便自身猥琐，也多少可以受些熏染，可傅国涌和杨树民这种依附于臭狗屎的，只不过是对苍蝇的拙劣模仿罢了。像这一类人物，总是要绕大圈子，从各个角度去批评李敖，之后才暴露原因，就是“你李敖为什么不是我们这种反贼”？为此，这些伪君子长篇大论去攻击李敖，可每每暴露的都是自己的“破绽”。如这位杨先生居然说“自由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不禁引得我们深思，大陆这些标榜“自由主义者”的就是这么一帮要学识无学识，要廉耻无廉耻的东西。求求你们，放自由主义一马吧！】

名人的死总是会整出一些动静的，这两天，李敖之死，就让媒体热闹了一阵子。按理说，死者为大，如果不能做到一律歌功颂德，上天言好事，那么，至少也应该为尊者讳，三缄其口，不惹众怒，以期下界保平安。

对于李敖，尊之者奉为大师，鄙之者以为狗屎，都有些儿以偏概全，意气用事，倒是一向不正经的“黄色专栏作家”刘原评论得更公允一些，说李敖是“曾为人杰，终成小丑”（刘原的公号）。

1

我读过李敖的几本文选，书名都是七个字，连缀起来像是一首七言绝句，其中有西餐叉子吃人肉，且上青楼写青史，要把金针度与人，还要一本书名忘记了。

当年觉得石破惊天。原来文章可以这么写，自吹自擂，大言不惭，信口开河，滔滔不绝，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说，他们李氏文字最好的有三位：李耳、李贽、李敖。当时就想，为什么没有李白？后来，李敖又说，50年来，500年内，白话文大师前三位是：李敖、李敖、李敖。为什么不给别人一席之地呢？后来，看到冯唐也总是

神神叨叨地说，要用文字打败时间，要对汉语写作做出贡献云云，就知道，原来这是一种自信或者是不自信，是一种形象推广或者是自毁形象。

李敖经历丰富。坐过牢，被禁的书就更多了，当然还有睡过的女人也不少。这些，都是让他吸引眼球的资本。李敖与其说是一作家（杂文、时评是其引人注目的用力之处），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在文字里秀自己的生活，为了更具冲击力，震撼性，不惜自曝隐私，乃至于恶行，反正是，能上头条就行，能被关注就好。

广泛被人诟病的是李敖 2005 年的大陆之行三次演讲（北大、清



李敖北大演讲

华、复旦）。这三篇演讲，当年炒得沸沸扬扬，我是看了的，今天再翻出来浏览一下，有些话还熟悉，有些则相当陌生了。不过，总体印象还是存在的，那便是，演讲也是一个秀场，还是一个

斗智斗勇的战场，尤其是提问阶段，自称友好的主人常常要为嘉宾设计陷阱让他跳。可是，李敖是只老狐狸，哪里就会轻易上当？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打太极拳的李敖，有人就认为李敖胆怯了，怂了，大家失望了。其实，这样的心态很“阴暗”，至少是不厚道。人家李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倒好，诚心想折人家的寿嘛。这和当年有人劝鲁迅骂蒋介石如出一辙。你痛快了，要人家掉脑袋，居心不良嘛。有本事，你自己骂试试看？

当然，要想不造成人格分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晚年的李敖最好是不发声，尤其不该大陆行。可是，那不是李敖的风格。李敖太爱热闹了，如果有人请他上《百家讲坛》，他能直接把《百家讲坛》讲成《新闻联播》。当然，其风险是，李敖可能会“丑”得更厉害。我没有看过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据说，点赞不多，差评不少。不看也罢。

不过，李敖的勤奋，是很多人比不上的。这，也是台湾、香港



成龙

作家，甚至是艺人的一种职业精神。什么是职业精神？李敖有一个不太文雅的比喻，说，就像妓女不能靠性欲接客，真正的作家不能靠灵感写作。靠什么呢？靠坚持，靠毅力，靠习惯。但是，这种坚持，又不是拼命，而是玩命，玩着就把事情做了。到了晚年，李

敖觉得来日无多，惜时如金，直接就住山上里，一周一下山，每天只睡 5 个小时，写作 16 个小时。李敖出书 100 多本，成龙拍片 100 多部，这些，都是要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上去了。可是，这些

又都不耽误他们泡妞。我们只能羡慕他们的艳福不浅，尤其佩服他们肾功能强大。

当作家很危险，白字黑字，都摆在那儿，前倨后恭，那是做人的尴尬，年轻时候是斗士、战士，老了老了，成为居士、嬉皮士，别人看了会不爽，自己看了也会脸红的罢。所以，作家的价值观一定要正，私生活一定要净。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写出来的文字又会枯燥无味，文似看山不喜平，做人不知道要怎样才叫好。

说到李敖，陈村的评价是“大话癖”，爱说大话，不怕说破了天，譬如上面提到的 50 来 500 年内天下文章非他莫属。余杰说他是由学者变成娱乐人物，有“作秀癖”。一个人有了这两个“癖”，再想正经说话，严肃为文，只怕也难。这都是“不甘寂寞”惹的祸。晚年的李敖，像过气的演员，主演不了什么大戏了，只能做做客串，走个秀场，赚取一点儿出镜率，庶几不被社会遗忘。所谓“晚节不保”，大约都是针对曾经辉煌过的人说的。普通百姓，晚节不晚节的，并不重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自古而然也。

百度百科给李敖的定位是“台湾学者和时事批评家”，这两个头衔他还是能够胜任的，至于“大师”云云，免费的纸冠也，你尽管赠送好了。李敖是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政府会妨碍他的自由。可是，如果政府忽然和他和谐了，他也就从猫头鹰变成了报喜鸟了。早年的郁郁不得志，写一本书禁一本书，自然是有愤懣的，后来，对手一个个死掉了，论敌一个个完蛋了，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岸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个，如果换做鲁迅，他会一头扎进会馆，抄他的古碑，可是，李敖不行，他耐不住寂寞，他是“戏子”。他的大陆三讲，是他走出寂寞的良机，他不会错过，自然是精心准备了，看起来好像是信口开河，也的确有一些现场发挥，灵光闪耀，但是，基本的框架是早就搭好的，说不定，文字稿都是有的，不过，没有拿出来，而是背下来了，甚至是送审过了。北大、清华、复旦的讲坛，不是谁都可以上的，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李敖之前，克林顿、连战先后来过，都铺了红地毯，李敖没有这个待遇，所以，耿耿于怀，虽然是以调侃的方

式道出，但是，酸味扑鼻。就是活，李敖已经志不在缪斯，而在庙堂了。

李敖由一个自由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是让依然追随自由主义的人们所不齿的，也让曾经是李敖的粉丝的青年才俊心灰意冷，这个时候，刘原的公号一出（早就写好了，赶在李敖去世当日最快时间推出，所以，刘原说，那篇文章是一个“预谋”，果然获得了效应），立刻得到刘粉的欢呼雀跃了。

这里，其实也是有误会的。为了写这一篇三千字的文章，我读了大约三万字的东西，李敖的大陆三讲是重点，刘原的公号是重点，还有百度百科，还有网络上零星的文字，觉得李敖也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才是他一以贯之的主张，他的宗师是杜威、胡适，而不是雷震。自由主义不过是他实用主义的一个马前卒，等到马跳过了河，弃之如敝屣。



雷震

(1897-1979)

就像他对待女人也是如此。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抱不平、抱女人”，其实，他最爱的，是自己。一旦女人挡了他的道路，挑战了他的权威，立刻翻脸。这个，连他的女儿李文都说，李敖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只是一个好作家。作家属于文人范畴，文人无行历来是一个现象，李敖现身说法，诠释了这个成语。鲁迅曾经批评过的一种人今天这个主义明天那个主义的人是“无特操”，李敖，庶几近之也。

4

刘原七〇后，还年轻，所以，看到李敖晚节不保，不可理解。我比刘原大几岁，便没有如此幻灭了。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那是谈恋爱的时候使用，如果是论谈世相，臧否人物，年龄是一个关键。你看刘原的文章的颜色，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开始，是杏黄，后来变成了蛋黄、现在快要变成蛋白了，越来越不过瘾，没性感了。尤其是这篇论李敖的文字，几乎不涉黄。刘原的解释是，死者为大，这个时候，应该严肃。这个，我又不敢苟同了。

严肃的是内心，是内容，至于表现的形式，不妨依然形式你的风格。

刘原是用荷尔蒙写作的，缺了这一味，饭菜不好吃啊。

刘原自称“流氓原”，他是当今黄色专栏的鼻祖。李敖，我全拼打字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聊、撩，聊天的聊，撩妹的撩，这是李敖的两大使命。如今，逝者已逝，生者尚存，阴阳两隔，不禁唏嘘。我是喝过李敖的奶的，现在说了这些狼心狗肺的话，是颇为对不起他的。可是，李敖也是喝过鲁迅的奶的，也翻脸不认人，说鲁迅的奶不甜，没有营养，他比鲁迅强。这才符合李敖的性格，我就不敢如此张狂了，不是我的学问不够，实在是性格使然，因为，凤姐也说她的文字直追鲁迅的啊。我的文字不如李敖，难道也不如凤姐么？

李敖之死，结束了一个文字张狂的时代。老话说，做人贵直，作文贵曲。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做人要正直，内敛，作文不妨曲折些，张狂些（人家是静脉曲张，李敖是文字曲张）。李敖是做人作文都张狂，这一点，倒是难得的表里如一。

李敖沦为乞走狗

严家伟



严家伟

(1937-2021)

最近以来，台湾文坛的痞子、流氓李敖，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忽然对大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先是借着把他的儿子李戡送到北大

读书的机会，大肆吹捧早已堕落成御用翰林院的北大。然后又是窜到香港书展，又是来到上海世博。一路行来骂美国，骂台湾，骂大陆异议人士，捧中共，还无耻标榜他是什么中国当代第一流的散文家。说什么中国近百年散文家前三名，第一是李敖，第二是李敖，第三还是李敖。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所到之处，大陆某些官员

也将其奉为上宾，待为“国士”，上演了一出出肉麻的双簧。

由于大陆信息的闭塞和有关方面蓄意的误导，大陆许多人（特

别是“80后”年轻一代），不但不知李敖的丑史，还误认为李敖是什么“著名的作家”，“有独立批判精神的文人”，却不知是个恬不知耻、见钱眼开、拜倒在权势之下的无行流氓文痞。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来谈谈李敖其人。以正视听。

中国有句俗语叫“人不要脸，百事可为”。这里我想补充一句：文人一旦不要脸了，其无耻往往更胜于非文人。从明末清初的“二臣”洪承畴到“承恩两朝”、先捧蒋介石，后媚毛泽东的郭沫若都是明证。而李敖其无耻程度不但“与时俱进”力压其前辈，更有独具的“创新”。那就是还会当偷儿、会做贼。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李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时台湾报人萧孟能于1957年创办了一个期刊名曰《文星》大胆敢言一时颇有影响。1961年萧孟能破格大胆起用年轻毫无名气的李敖发表了李一些有批判性的文章，使李得以展露头角一举成名。而此时台海两岸剑拔弩张，岛内处于戒严时期，故为当局所不容1965年12月，《文星》在出了98期之后被查禁，1968年4月，萧氏苦心经营了18年的文星书店也被迫关闭。萧孟能比李敖大14岁，不但是李的前辈，

更是赏识和提携李的恩师，且与李教有长达十几年的深厚交情。正是基于这样的友谊与信任，所以萧在债务缠身、暂时离开台湾时，遂将所有的财产包括房产、股票、收藏以及一切文件、契据、图章等毫无顾忌地交给李教，放心地交给李全权处理。不料半年后，当萧回到台湾却发现李教并无归还委托其保管、处理的财产之意，总计被侵占财物的价值在 2000 万新台币以上（约等于今人民币 400 多万元）。经多方劝说、交涉无效，萧孟能于 1980 年被迫以“侵占和背信罪”将李教告上法庭。法庭经两度审理最终判决李教侵占罪名成立，入狱 6 个月。于 1981 年 9 月 10 日入狱至 1982 年 3 月 10 日出狱。此事使李教在台湾声名狼藉，其妻胡茵梦亦与他离婚。

这就是李教集忘恩、背信、负义、无赖、贪婪、偷盗于一身的



有两千万身家却债务缠身
的萧孟能先生

无耻嘴脸。也是他到处宣扬他曾在台湾“遭受迫害三次坐牢”中最精彩的一次。另外一次则是他协助有“台独教父”之称的彭明敏企图从台湾偷渡出境，逃避国民党政府的惩处，而被判刑。这虽然算得上是个政治问题，但李敖为了要讨好中共捞好处，所以对此一直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一付“脚踩两条船”的丑态。

就是这么一个嘴尖皮厚，“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的无耻之徒，近年来成了大陆官方的座上宾。还跑到北京来搞什么“文化之旅”。名为“文化”实则是在政治上向党妈咪表忠心。李敖在北大讲话，公开呼吁学生要“拥抱共产党”，要“和共产党合作”，还支持共产党再活一千年。他说共产党在中国创造了“盛世”，并强调说，中国的盛世都是一个党领导的，这个党叫共产党。其“政治觉悟”堪称已布尔什维克化，完全符合入党的标准了。

当然，这是李敖的言论自由，他可以对大陆的独裁专制，贪腐横行，分配不公，恶吏欺人，强折强占，环境污染，民众受苦等等祸害视而不见去讨好卖乖，去吮痈舔痔，都是他的“自由”。可是他摇完了尾巴，拍完了马屁以后，却还要来个忸怩作态。人家问他



彭明敏

(1923-2022)

去看看长城不？他说不去，只怕长城没去成，先进了秦城。所谓“秦城”当然是指的北京秦城监狱。言下之意，他是有独立批判精神的文人，中共可能容忍不了他。这真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像你这样的压倒“含泪秋雨”，赛过“羨鬼兆山”的马屁精，即便是毛太祖从水晶床上醒过来了，也会对你欣赏有加，也会对你施以春风雨露，称你为

“爱国台胞”。虽然有协助“台独教父”彭明敏出逃的前科，“我党”也会宽大为怀，既往不究，双手将你抱入统一战线内的。七老八十的年纪了，何必还向你的党妈咪作什么儿女态，撒什么娇？少恶心点人行不行？

由于这次大陆“文化之旅”的丑恶表演，已享受到民主自由的台湾民众，看清了这个自我标榜有“独立批判精神”的李敖，到了大陆在专制政权面前，竟是一副既奴颜婢膝又装腔拿势的政治娼妓

丑态，既软骨，又丑恶，太虚伪，太令人作呕。再加上他在台湾任“立委”期中却在立法院开会时，众目睽睽下一副十足的流氓相。一会儿脱掉衣裤，一会儿喷洒催泪瓦斯液，活脱脱一个市井无赖。因此这个文痞、流氓在台湾很快成了一条过街鼠，一堆臭狗屎。当他04年想再次试图参选时，在一个大台北市他只得到了不到2%的选票，不过对于这个老不要脸、脸皮比长城还厚的李敖来说，根本无所谓，只是小菜一碟而已。

然而正如坊间俚谚所云：“死老鼠也会遇着饿老鸦”。所以李

敖这具腐鼠之尸，偏偏还有人觉得有利用价值。首先一个就是被人戏称为“CCTV 香港分台”的香港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此人深知大陆许多民众，因为党的关怀，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中。因而只知李敖当年浪得的虚名，对其种种糗事、丑事则知



刘长乐

之甚少。于是刘长乐不惜甩几十万金给李敖，把他弄去开个专栏《李

教有话说》。反正凤凰卫视背后有大陆大老板撑着，给你李敖几十万让你把台湾骂个够，从蒋介石一直骂到李登辉、陈水扁。这个爱财不惜忘恩、背信、作奸犯科的李敖，遇此良机岂能放过？自然感恩不尽，于是使出浑身解数骂台湾。台湾的一切经济成就，政治民主，都被李敖肆意漫骂。就只差一句话没说：解放军叔叔快来解放台湾吧！

不过随着凤凰卫视越来越与“央视”保持近矩乃至同步，李敖在那里像“白头宫女说玄宗”式的大发幽怨的怨妇情结，也就越不受人重视而被边缘化了。所以近期很有一段时间李敖已逐渐被人淡忘。这对于一个名欲、利欲薰心的李敖来说，自然比得了癌症、艾滋病都还更难受。因而无论如何他也不甘如此寂寞下去。但是他在台湾已臭不可闻没有任何市场了，所以只好来投靠大陆的权贵集团觅知音。

为了包装他自己，不仅打了一脸的“爱国”粉，还拉着一个先嫖了民进党，再投入连（战）、宋（楚瑜）怀抱，现在又心恋“我党”的“三姓家奴”陈文茜作搭挡，一路招摇过市，从香港书展到

上海“世博”。一路卖弄风骚，招蜂引蝶。可惜这两个文化娼妓早已错过了“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嘉年华时代。何况今日大陆的文化娼妓，多如过江之鲫，招之即来，来即服务，服务周到，质量极佳。你李、陈二人，一个皓首匹夫，一个人老珠黄，还有多少欣赏和使用的价值？所以不管他二人如何包装、展示、弄姿搔首，频送秋波，也没得到大陆上层权贵们的多少赏识。

这一下急坏了这两个文化娼妓，于是他二人只好放手一搏。李敖用大骂美国，宣称要“阳痿美国”以博取“坚决不要西方民主”



人士的青睐。陈文茜更以泼妇骂街的语言骂不媚官方权势、深受大陆网民喜爱的博主韩寒“没文化”、“说话像放屁”，以向权贵们表忠心。不过即便如此，也没能吸引到多少人的眼球，到反招来大陆网民愤怒的声讨。只突显出一对男、女文化流氓娼妓的浅陋与无聊罢了。

《阳痿美国》

大家知道狗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而文化娼妓肯定都是狗养的，

所以其嗅觉的灵敏源于其遗传基因。故李敖、陈文茜之流，不仅在台湾“想骂谁就骂谁”（李敖原话），到了大陆更懂得谁可以骂，谁不能骂。所以李敖只敢骂美国，骂台湾，决不敢骂大陆的贪官污吏、恶警奸商。不但不敢骂、不会骂，更会想尽法子去吹捧，去拥抱。这就是狗的特色。

只是李敖这条从不知自爱的、“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老狗，不仅已日暮途穷，来日无多，且其狂吠、捣蛋的能量也已与日俱减，不过是一条跛着脚的乏走狗罢了！

2010年9月16日完稿

中国文化毒死李敖

曹长青

在封闭的中国刚开放的时候，我曾欣赏过李敖。主要出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曾痛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推崇西方自由主义价值，高歌主张西化的胡适。李敖早期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是《播种者胡适》，赞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肯定他想走西方民主之路的努力。

二是李敖当年敢批判国民党、嘲讽蒋介石。这跟他推崇西化有关，或者说，任何推崇西式自由民主的人，

就必然跟代表专制的蒋介石



曹长青

和国民党发生冲突。自由与专制无法兼容。在当年维护蒋家王朝、顽固守旧的中国文人主导台湾文坛的年代，李敖那些跟（政治和文化的）权势们战斗的文字，表现了一种反专制精神。

三是李敖很用功，好像读了不少书（但基本局限于跟中国有关的），下的资料功夫也超过很多人，而且他还颇有活学活用历史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勤奋写作，无论好坏，他那大概有几百万字的文章书籍，应该是熬了不少心血的结果。

除此之外，李敖有一条写作原则也是我信奉和力求实践的，那就是文章要尽量写得通俗易懂，不要掉书袋，不要用一些大词唬人。李敖曾强调，他的文字要让中学生和家庭主妇都能看得懂，我迄今赞同他这个主张。西人有言：那些故意绕来绕去、玩弄深奥词汇的，其实就是把浅水坑搅浑了，让你看不到底，以冒充深刻。李敖早期推崇自由主义、反国民党的文字的确通俗易懂，也简练、干净。但他后来这几十年的东西我早已不看了，因为垃圾用多么漂亮的盒子包装过来也不能吃呵，更何况这年头漂亮盒子越来越多，李敖的早已不上数了。

李敖后来之所以成为我痛恨的恶棍、文痞，认为他是中国文人中的恶之典型（他自认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其中第一个原因，是他做人的缺德。政治观点另当别论。

以他跟萧孟能的官司（详情网上有很多）为代表的诸多事情表明，李敖是个没有良心、没有道德底线、没有任何做人基本规矩的“非人”。他后来一路把打官司做为一个赚钱之道，其邪门思维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之前在中国，根本不了解李敖的为人和他那一堆令人目瞪口呆的恶行。世界上流氓很多，但文人能做到李敖那么流氓的，古今中外都没读到过，更别谈见识过了。

世界上伪善的文人很多，说一套，做一套；即使不是伪善的，也多是说的比做的好（这是自然的，很少有人能达到自己推崇的高度）；但无论如何，最起码，大家都是宣扬正向价值。而李敖不同，他不仅行为缺德，更堂而皇之地公开宣扬损人利己的、负向的、甚至反动的价值（这里抛开政治观点、意识形态，仅指基本做人准则方面），最典型的一句是：

“你不知道我的性格吧？我一点亏都不吃的……过去吃亏就是吃亏了，可是现在我要占便宜占回来。我这人就是这样，绝不吃亏。”这跟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完全是同一个逻辑。如此文人，天下罕见。谁跟“绝不吃亏”的人沾边，谁就注定

倒八辈子霉，萧孟能就是最晦运的一个。

从李敖做人的极端缺德可以看出，他认认真真读那么多中国古书，吸收的全是恶，中国文化中好的一面跟他不沾边，真是一绝。他能把中国文化私德中的“恶”学得很到位，对那个文化中意识形态的恶——沙文主义，更是消化、吸收到骨缝里了。这就谈到他的政治观点了。

反台独当然是沙文主义的最典型表现。而在所有反台独的人中，达到李敖那种程度的，并不多见。如前所述，李敖早期曾推崇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但他闹剧一样的反台独，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推崇自由主义”的认知。最近重读《播种者胡适》一文才意识到，该文多是叙述历史，他自己的观点只占很少部分，而且还有明显的错误之处，比如他写道：个人主义“英文是 *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这主义的特性有两种：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明摆着，Individuality是指个人的特性、特点、特色，既不是李敖上述的解释，也不是个人主义、个体主义。我无意嘲讽李敖的英文，因为某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查字典就可以知道。但“个人主义”则是一个被东方所有专制政权都妖魔化的词汇，其确切的涵义，则需要对西方民主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根基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才能真正懂得。

个人主义是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的根本价值，是保护个体的自由、个体权利、个体的尊严。懂得和尊重这种价值的人，绝对不会反台独，因为无论历史上台湾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个体主义的价值下，今天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权。相对整个中国来说，台湾是一个个体，中国应该尊重这个个体的选择；相对整个台湾来说，每一个台湾人是一个个体；所以只有用公投的形式来决定台湾是否应该独立，才能最大程度上尊重多数个体台湾人的意愿。

事实上，在李敖那里，个人主义就是个人风头、个人利益；自由主义就是言语可以胡说、行为可以放纵。他全然不知真正的自由伴随的是责任。李敖宣称欣赏胡适。胡适是反共、推崇自由主义的

谦谦君子，李敖则去做胡适的正反面。李敖赞美胡适“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有所不为，是指做人有底线；洁身自爱，是看重自己的个人尊严。而李敖不仅在思想领域彻底人格分裂，早已把自己



李敖立法院晒裸照

的尊严踩在脚下，在私生活领域，更是时刻不忘拿自己当猴耍；自卑自贱到成天炫耀自己有多少女人也罢了，还把自己的正面裸体贴到自己的书里，更举到立法院的讲台上，那

就等于说，他跟大猩猩没两

样，谈何“人”的尊严？不知那幅大猩猩照片是如何面对他女儿的。

李敖不仅当年在状况外，晚年就更走到了他自己所理解的“个人主义”的反面。他当年欣赏胡适，“以望七之年，（在纽约）亲自买菜作饭煮茶叶蛋吃”，而他自己今天却为个人利益去投中国独裁者和愤青们所好，谄媚共产党，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且疯狂反美，居然写出《阳痿美国》那种比网上五毛愤青更低级的东西，甚

至在演讲时说，“一切中国的苦恼，都是美国带来的。”李敖变成了一个井底毒蛙。

除了反美、反台独之外，按说一个反国民党专制的人，应该更反共产党，因为彻底剥夺私有财产、更加独裁专制的共产党更邪恶。但靠反国民党起家的李敖，晚年却跑到共产党的地盘说共党创造了中国的盛世，要大家“保住它。共产党愿意为人们服务嘛。我们就是人民，让它为我们服务”，“你要照顾它，我们希望共产党活一千年，我们在它背上贴着它、哄着它、耐着它，让它为我们服务，有什么不好？”“中国曾经过那么穷苦的日子，现在虽然还是会穷苦，但比起以前真是程度不同了，感谢中国共产党！”这种话，即使是最无耻亲共的中国国内文人都说不出口。至此，李敖当年反国民党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典型。

李敖一面刻苦用功，勤奋读书写作一辈子，欲做思想家，一面胡吹乱侃，得意洋洋地宣扬损人利己之道，更像街头小地痞般把自己当猴耍。这种精神分裂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坛上，你都绝对找不出第二个。但在华人世界，怎么就可以出现一个李敖这种人格分

裂的怪物？这里起码有四个原因：

第一，读中国古书中毒。跟柏杨同样，虽然他们早年都是反对中国传统文中的糟粕，但在反复咀嚼那些糟粕的同时，他们吸取了那些糟粕中最毒的成份——沙文主义。沙文主义的核心，就是不尊重他人的选择权；这种不尊重，在家庭的体现是父父子子，在国家内的体现是君君臣臣，在民族和国家范畴，就是大民族主义。

除了沙文主义之外，中国文化里还有一堆害死人的负面价值：人和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等等，其阴毒、邪门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种族。而李敖又是刻苦用功地把那些毒素好好地咀嚼、消化、吸收，身体力行，成为展现那些毒素的最典型载体。

第二，台湾的特殊环境。台湾之前属于日本，所以台湾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没有中国人那么精通（台湾的幸运），再加上 228 一大批台湾文化菁英被杀害（台湾的悲哀），于是在台湾“外省人”那个非常小的中国人圈子里，李敖稍微刻苦用功一点，就在台湾岛成“王”了，于是他就狂妄到不可一世了。

那为什么当年在中国也有很多人欣赏过李敖呢？很简单：其一，因为共产党也反国民党，所以允许他的东西在中国发行。其二，如果李敖在中国，他早就被抓进监狱灭掉了（当然更可能是，以李敖的精明，他早就圆滑闭嘴了，他 2005 年的所谓“神州之旅”足以证明他是那类人）；正由于在中国任何一点反专制的思想表达都被灭掉了，所以中国人是从反（共产党）专制的角度看李敖那些反国民党的作品。

同样，如果李敖是在美国那种自由的环境，其一，他的那点想法根本不会“出奇”，绝不可能让他像在台湾这么出名，绝不会提供（媒体）条件让他像在台湾这么狂妄；其二，他那些反人类正向价值的言论、他那些 13 点的疯言疯语，他那些大猩猩举动，（根本不等他发展到那一步）早就被知识界口诛笔伐、扒三层皮了，他早就像老鼠一样钻地洞不敢见人了。

所以，在海峡两岸都“非正常”的环境下，李敖这个怪胎就產生了。但这样的怪胎怎么能被容忍、怎么能继续存活呢？这就是因为下面的原因：

第三，台湾的恶法。台湾有个不仅是落后，简直是反动的诽谤法。所谓的诽谤可以被判“刑事罪”，不仅会被罚款，还可能会坐牢；虽然判六个月以下可易科罚款，即以缴钱抵刑期，但当事人必须出庭。任何人批评李敖，都可能被他告诽谤；而且陈文茜明说，告人是李敖的一个赚钱之道。很多被李敖提告的人和出版机构，不愿出庭见到李敖，或不愿麻烦，就给他一笔钱庭外和解了事。于是李敖就不仅赚到了和解费，更养出了他的霸道，越来越少的人敢批评他。所以是台湾的恶法在保护李敖这种恶人，让他成为文坛一恶霸。就我这本书，这篇文章，已经被好几位朋友警告，小心李敖告你。那我就等着，他要来告，我非跟他打到底，绝不和解！而且会信守本书序言诺言，起码再写十篇骂李敖。就不信恶霸能恶到底。

第四，前面谈到的，都是产生李敖这个怪胎的外在因素，在此之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那就是李敖有一股超出常人的偏执狂般的风头欲、名利欲。上述几个特殊因素和条件，使他在台湾“成王、称霸”了，于是他更加狂妄，风头欲也更强，整个成了一个风头狂。

风头狂为了自己的风头而口出狂言。他往往有些性格特点，也有超出一般人的表达能力，所以他敢说话，尤其说那些普通人想说却没胆、也没能力说的话，于是他就人气冲天了。这种人表面上是在追求某种理想，但实际上“为风头、为人气而奋斗”。他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他不仅要无声无息的金钱利益，他更要风头、要荣耀、要得意、要做老子、要你们都来谄媚我……。对他来说，要风头之瘾超过要毒品。

当正向价值、大众的心声和他自己的利益在一个轨道上的时候，这种人的确很“敢言”，因为他清楚，自己的言论貌似出格，却得人心、颇有人气，不仅没损失，还能给他带来名利双收的利益。但当说真话没有既得利益，与他自己的名利不在一个轨道上，跟他的自身利益发生冲突、甚至可能会有损失的时候，他就会立刻转向，是另一番表演了。李敖的中国行、北大演讲都诠释了这种人的生活哲学。

换句话说，风头狂也不是没有理念，但追风逐利是第一，是他的出发点和目标，甚至成为一种生理需求。这类人脑子里压根就没

有原则、理念、底线、尊严这些概念。如果说有，那他的准则就是时髦的风向，他的底线就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这种人非常现实，就是李敖的绝不损失，绝不吃亏，其本性是“痞”。

这就是这类人为什么常常变化、自相矛盾、人格分裂的根本原因。这类人的变化，绝不是在追求真理过程中真诚的思想转变、心灵成长，而是对时局、个人利益权衡后的结果。这种人在哪个阵营都是可怕的，因为他迟早会为风头和利益而放弃原则、放弃理念，那个时候，他就是你追求理念征途上的最大障碍，如果不是最大敌人的话。像李敖，就可以从最高调骂国民党、鼓吹自由主义，一下子成为给共产党点头哈腰的自我精神阉割者。再如台湾的另一个风头狂施明德，可以从民进党主席变成红衫军总指挥。

人追求名利当然没什么错，这既是人的天性之一，也是促个人奋发、促人



施明德
(1941-2024)

类前进的动力。但名利的前提是真正“建功立业”、做正派的人（而不是痞子）。风头、名气、人气、利益只能是建功立业道路上的副产品，但很多人却以追逐副产品为奋斗目标。他们不知道，如此做法的最终结果，就是得到他们期待的正反面。在这点上，施明德是一个样本，李敖更是一个典型。

他要风光、渴望被重视、被尊敬，但结果不仅在民主台湾被淘汰（除了陈文茜，还有人把李敖当回事儿吗？），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更被淘汰（连毛左派都不买他的帐，更别谈自由派知识分子了）。他大概只在“不醒人事”的年轻愤青里还有点市场。一旦中国民主了，人们有了言论自由，李敖在中国的情形就会更惨了，会彻底被边缘化，被淘汰。

李敖羡慕胡适“不是一个过时的人”，也知道“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结果李敖还活着，一个最最渴望被重视的人，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完全不被重视”的命运。

李敖对自己的现状当然很清楚，所以对自己的现状和结局很悲观。在陈文茜（2015年）给他主持的一场演讲会上，他以一种非常

失意的口气劝告台下的年轻听众，“你们不要学李敖”，等于否定了自己。于此同时，他赞美、羡慕陈文茜多有钱，几条狗都有专人养。这就是八十多岁的李敖在临近盖棺论定年龄的最后人生哲学。



陈文茜

一个人辛辛苦苦努力了一辈子，写了上千万文字，就想要风光，要得意，甚至想在文化人中当“王”的人，结果落到不仅被遗弃，更落到被正常文化人（无论哪个阵营）当小丑看的地步。李敖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归根结底，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中国文化里面的毒素害了他。能把汉武帝之后的十几个皇帝倒背如流的李敖下了太多功夫研习怎样毒死自己。在这点上，他成功了。

“五胎”说李敖

辛灏年

【辰之案：辛灏年、曹长青之流也算是境外狗汉奸的典型了，他们骂李敖，非但无损李敖分毫，反而凸显了李敖的光辉形象。对这些人的文章，已经不需逐字逐句辨析错误，因为根本多到挑不过来。对这些人，也不必长篇大论去辩驳，只有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为好。故余谓辛曹之流乃十二胎“天生的奴胎，脸皮如轮胎，头脑如晦胎，面目如畸胎，自身不过一泥胎，只会时不时写写酸文弄胎，仿佛走狗脱胎，实乃美帝之私胎。今后切记保养车胎，小心座驾爆胎，送尔等邪胎投胎”】

编者按：今年十月，辛灏年先生应邀赴澳洲作《谁是新中国》系列巡回讲演。首场讲演“专制改良与共和革命”成功结束后，又即席回答了一个多小时的听众问题，其中以“五胎说李敖”最为精彩。现根据讲演录音整理出该文字稿，经讲演者本人校阅并略作修改、补充以后，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辛灏年于墨尔本讲演后即席答听众问

李敖要是跟我相比的话，那是个坐在牢房里也能骂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人，我是一个坐在牢房外面也不敢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人。我对此不想再作太多的说明，因为大陆来的朋友都懂我的意思。但我想说的是，李敖根本上就是个“祸胎”，具体地说，就是“五种祸胎”。

第一、李敖是共产主义的胚胎。实际上他一向是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的。

1949 年时，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对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国民党蒋介石，

有天生的厌恶之情；对 49 年占领了中国大陆、貌似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有天生的欢喜之情，虽可以理解，但却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胚胎。这种人，在台湾七十多岁的人中间，并不少见；在中国大陆七十多岁的人中间，以前也并不少。李敖最近去大陆，



辛灏年

已经公开地说他是“归队”，也就是说他不是回国，而是“回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他在复旦的讲话已经将他和共产党的思想感情关系交待得够清楚的了。所以说他是共产主义的胚胎，就一点不牵强。只是他“有幸”待在大陆，否则，他这个共产主义胚胎，是会成长起来的，并且一定会害人不浅（后面我还要说到）。

第二、李敖是威权民主的怪胎。49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1950年就开始在台湾实行县长的选举，后来连台北市的市长都是选出来

的，而且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共产党在大陆，四十多年后才开始搞非政权性质的“村选举”，还没搞好（甚至还是假选，选的人不合共产党的意，或者不是共产党的人，就要废选、甚至抓人，比如最近广东的太石村事件）。可是，五十年代以后的台湾，面对的最大威胁是共产党天天喊着要“解放”它，所以，安全对于台湾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一个政权，面对着



蒋介石

(1887-1975)

共产党的持续干扰、颠覆和威胁，面对着曾在三、四十年代大陆泛滥过的红色思潮又要企图卷土重来，面对着自己又必须坚持从来就有的基本民主理念，那麼，台湾怎样才能保得住？台湾怎样才能走向民主和富强？于是，蒋介石吸取了他 49 年前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教训，在一九四六年已经建成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恢复“训政”。所谓训政，就是一边推动地方自治，一边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国民政府。前者是为训练人民用权，后者则是为防止形形色色的外患内忧，特别是专制的公然复辟和变相复辟。这就是所谓的“威权政治”、但却是“威权民主政治”，也是蒋介石“威权统治”的由来。因为它的目的，还是要“走向民主宪政”，而不是“重回专制”。虽然，超越了训政的范围就是专制，越过了威权的限度就是独裁。但是，三十年代，共产派、所谓的自由派都骂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却也说明了他虽然推行训政，却没有“过界”而成为专制。所以，49 年后，台湾一批号称“自由派”的知识份子，当他们依然要象在大陆一样穷追猛打地批判、否定、直至要与大陆的共产党“里应外合”，意在推翻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时，那个威权民主政治下的国民

党蒋介石就要对他们实行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你想骂，我也可以给你骂，但你们也不要骂得、闹得太过分。雷震的那个《自由中国》杂志，出版了 27 期，期期都骂蒋介石国民党，直到第 27 期，实在是骂得太过分了，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已经对台湾的安全和安宁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了，才把他抓了起来，把杂志停掉了。这在大陆是不可思议的事，连一期也出不来。能够让他出版 27 期，骂 27 期，已经表现了这个政权本身确实尚拥有一个基本的民主理念，尚提供了一个起码的言论自由环境。把雷震抓起来，停了他的杂志，是为了台湾的安全，是为了不再重蹈被共产党颠覆的失败命运。因为共产党还在天天喊着要解放台湾，对岸的大炮还在天天瞄准着台湾岛。可是，人的同情心总是在“在野”这一边。就这么一抓一放，一放一抓，李敖们的名气也变大了，胆子也变大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胆子倒“变小”了，只要事不关大局，只好继续让他骂。因为威权民主政治还是要表现出：“我们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这才是我称他是一个威权民主政治的原因。他既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制度，却又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和民主内容。李敖就是在这样一个

社会里被培养成的一个“怪胎”。你们看李敖，开口就是下流，下笔就带龌龊，脏话烂话，满纸都是。我想问大家，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全世界自由民主政治成熟的国家里面，哪有学者象这个样子的？这是起码的修养嘛。反过来，在中国大陆，你能找到一个李敖吗？十三亿人中，当真找不到一个比李敖聪明的人吗？不，但就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谁都不敢啊！如果有，共产党早就灭了他的“十族”了！所以我说他是国民党蒋介石威权民主政治下的一个怪胎。



储安平

(1909-1966)

第三、李敖是台湾社会的一个坏胎。大家都知道储安平这个人，他在 1947 年说过这样几句话，“我们今天在骂国民政府、在骂老蒋，我们是嫌他给我们的自由还不够多，我们想要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我真的把他给骂倒了，真的是共产党掌了权，恐怕我们就连想骂一句话的可能都没有了”。是的，49 年以后他再也不敢骂了，也没有机会给他

骂了，先是打了右派，被送去劳教放羊去了，最后死在红卫兵的乱棍之下（也有资料说他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些曾经骂国民党骂上了瘾的所谓自由派知识份子，只要稍稍正派一点的，哪一个有好下场？没有一个。就是不正派的，也几乎没有好下场。但李敖不一样，李敖在台湾却骂蒋骂出了名。实际上，李敖是遇到给他骂的蒋介石就拼命地骂，骂到蒋介石死了他还在骂。可是，你看他到了大陆，竟是一个讲演不如一个讲演，东扯西拉，做丑作怪，他真敢骂吗？他只敢羞羞答答地抱着“毛著”做挡箭牌，但胡锦涛连这个挡箭牌也不给他。有人说李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结果是什么？是“必被红旗所打倒”。但李敖根本就不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是在“举着红旗捧红旗”，你看他在关键的“六四”等问题上的鲜明“拥共”立场和胡说八道——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专制的卫道士，是不是跃然在大陆了？

李敖是个坏胎。他坏在哪里？就坏在他台湾竟然成了威权民主政治下的英雄。但在绝没有言论自由的大陆，他只敢为共产党涂

脂抹粉，死也不敢逞英雄。他对凶恶的共产党，根本就不敢真正地吠一次；可是他对于给了他自由、给了他骂的台湾，他却吠到今天，咬到今天，咬紧台湾的脚后跟，绝不肯松开一点点。所以我说他是台湾的一个坏胎。

第四、李敖是马列中国的一个毒胎。李敖曾说：“你们不要看我在台湾是反蒋英雄，就认为我在大陆就一定是反毛英雄，我在大



姚文元
(1931-2005)

陆说不定比姚文元的地位还要高，我会是另外一个李敖。”这就是说，在什么环境下，这个人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在另一个环境下，他可以变成和他自己相反的样子。实际上，他在心里面是非常害怕共产党的。他可以在威权民主制度下做英雄，但他也可以在共产制度下做狗熊，甚至于可以踏着别人的鲜血往上爬。他自认在大陆，是一个能够

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爬得还要高的人。姚文元是什么人？



江青

(1914-1991)

姚是个毒胎嘛，是个坏人嘛。大家知道，在大陆说你象姚文元，那就是在骂你嘛！一个靠耍笔杆子、帮助毛泽东江青把知识份子与无辜人民推向“文化大革命”火坑的人，当然是个毒知识份子，坏知识份子。作为一个人，他就是毒胎和坏人。但李敖之所以是红色中国的一个毒胎，还因为今天共产党捧他的目的，一是要利用他来破坏大陆人民对中

华民国历史的反思，要李敖这个从台湾来的反蒋英雄，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知识份子，来向大陆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控诉国民党蒋介石的罪行，来肯定——“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今天共产党骂国民党蒋介石已经没有人听了，反过来，大陆人民在说蒋介石好，称他是民族英雄！也就是说，共产党要请一个爱共产党、恨

蒋介石、讨厌过去国民党（不是今天投共的国民党）的“台湾自由派”，来为自己的罪行背书，来帮助它继续对大陆人民实行欺骗。如此恶毒的用心，自然也就使李敖成了马列中国的毒胎了！

第五，李敖最后必将成为死胎。因为李敖一旦遇上了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制度，一个高度文明的自由民主制度，他就根本没有市场了，这个“五胎俱全”的祸胎，就一定会死的。他只是威权民主制度下的一个令人恶心的记录，是大陆共产专制统治下一个令人生恨的玩偶，是中国传统知识份子中一个最坏的典型，却必将成为真正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一个死胎，并且永远不再有“投胎”的机会。倘能如此，那才是中华文明之福。

（本文转自《黄花岗》第十五期）

评郭知熠的评李敖说鲁迅不是思想家

海外逸士

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郭是何许人，也从未读过郭的其它文章。至于李敖，虽闻其名，却也从未读过他的任何大作。现在华夏网上看到这篇文章，就事论事评论几句。

郭说李逻辑“很烂”，不过看罢郭文，感觉郭的逻辑也“很烂”。兹分析如下：

1) 讨论问题，首先要明确概念，明确所涉及词汇的定义。如果这些不明确，就会混淆概念，玩弄定义，除了乱说一通外，简直无法讨论问题。所以这里既然涉及到鲁迅是否是思想家的问题，必须先就思想家一词作出明确定义。就笔者思义所及，思想家必须就某些理论问题发表过有质量的著作（不是一二篇短文），表达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结论（不管这些结论本身正确与

否）。以此来衡量鲁迅是否是思想家，每个有头脑的人应该自己可以得出结论。毋需笔者赘述。至于毛对鲁的评论，说他是思想家，这只是毛的个人看法。不关这个人是多么的有权势，我们不能以某个人的个人看法来作为立论的依据，因为有权势的人也会错的，而且事实已经证明毛在许多发明是大错特错的。因此他的话根本不可信，何况拿来作立论的依据。我们写文章应该抛弃奴化思想的影响，进行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2) 先分析李敖的这段话：“我举的例子，最主要一个例子，就是鲁迅当时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五四时代，所谓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赛先生是科学，德先生是民主，可是鲁迅反对议会政治，请问反对议会政治的人，怎么能够提倡民主呢？如果民主没有议会，这叫什么民主呢？这表示说，你基本的社会科学的常识，基本的政治学的常识都不及格，而这种人怎么能够像毛泽东所说的，他是思想家呢？是思想家吗？他跟不上，他不是思想家。我讲这些例子是根据客观的事实来讲给大家听的，你不能说有人提倡德先生，提倡民主又反对议会政治，就觉得好好笑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

因为鲁迅他这方面，他不是内行，他是学医出身的，所以会闹了这种政治学常识都违背的笑话。”所以李敖的逻辑是：民主的表现之一是议会政治，而鲁迅是提倡民主的，按理应该支持议会政治，而他却反对议会政治，但又提倡民主，不是很可笑吗。鲁迅这种态度上的矛盾只能说明要么他对这方面常识毫无所知，要么他对这个问题没经过深思熟虑就匆忙发表见解。一个思想家能这么来思考问题吗？由此可见，鲁迅不是个思想家。这样的结论应该是正确的。

3) 郭说“李敖好象忘了这是与鲁迅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关的。毛泽东也反对‘议会政治’，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恐怕没有什么人赞成‘议会政治’。”按郭这一说，好像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议会政治这回事。但按中国近代史，连慈禧太后都知道议会政治，民国时就在实行议会政治，虽然只是在形式上。所以鲁迅应该知道议会政治这回事。如果当时没有这回事，鲁迅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至于毛泽东和中共都反对议会政治，这点能作为支持郭论点的论据吗？众所周知，共产党要搞的就是专政，哪会支持议会政治。可知郭的评论立场不是站在分析说理上，而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那还

有什么客观公正可言。

4) 综观郭文，他批李的主要点是似乎李说鲁迅反对议会政治就不是思想家。他根本 没有理顺李敖的逻辑推理过程，就匆忙表示批判。其实李敖没有把“反对议会政治” 和“不是思想家”直接联系起来。是郭把这有一段距离的两点直接连起来的，从而 作为他批李的依据。这是典型的中共在文革中运用的，宰头去尾，只取一点，不及 其余的拙劣手法。所以郭的批判根本不用逻辑，只用文革手法。

悼念李敖

黎则奋

李敖死了，网友及老读者兼好友阮弥平昨晚传来噩耗的时候，正是打比大赛日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我正忙于在黎则奋Q仔自己友（私人群组）为有Q仔有穷人听众提供临场分析和贴士，争分夺秒，不可开交。突如其来的消息，教走进了虎度门的我连反应的时间也没有，人生之荒谬，莫过于此。

马恩赐留言，说我应有许多话说，一点也没错，但千言万语，百般感慨，实在



黎则奋

不知从何说起。我对李敖的认识，基本上可分两个阶段：其一是中二、三的时候，因行动不便，没上体育课，独个儿跑到图书馆，无意中读到文星时期李敖独力挑起中西文化论战的著作，深为其桀傲

不驯风格及飞扬文采吸引和折服，爱不释手；其二是阅读到李敖七十年代出狱以后，成为反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党外运动（其后蜕变为台独运动）文化导师、精神领袖及文胆的政治著作，他不讲情面、辛辣无比的批判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成为我一生的楷模。

我毫不讳言，李敖是我自许的人生导师，几十年来，几许风雨，多少挫顿，无论怎样坎坷，身处人生谷底，我都不教自己放弃希望，全赖阅读他老人家的著作，给我无比的精神力量，教我知道强者的哲学，才是身处乱世披荆斩棘的生存处世之道。

知人阅世，我完全信服李敖的一套，并且身体力行，一生努力向他学习。他看似玩世不恭，狂妄自大，睥睨一切，实则古道热肠，侠骨柔情，对苍生是低眉菩萨，对妖孽则怒目金刚，做人做事不拘小节，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对付名利世俗，他教晓我虚名撼俗世、实学震真知，空言无用，行动实际，求人不如求己，天行健，君子一定要自强不息。

对于晚年李敖的政治取态，尤其是针对中共和台独的言行，很多人都不以为然，我虽也不尽同意，却完全理解。我只能说，对一

个人物的历史评价，要从大处着眼（同是李敖教导的），不是找着一些小瑕疵，便否定人家一生成就。年轻的新世代，敢信绝大部分人没读过他的著作，读也读得不多，我不会见怪。同代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尤其是香港全不入流的所谓「才子」和早已卖身投靠的政棍，根本没有资格，学问和人格也差得远，简直不消提。

为了悼念李敖，我会在面书及「黎则奋全集——五十年来写作纪录」重刊八十年代初在号外就重新发现李敖写的四篇文章。至于1987年为大班的「花花公子」杂志中文版二次前赴台北访问李敖的文章，要待由港寄运温哥华的行李到埗后，才有可能找出，届时一定会重刊，以兹纪念一段情谊。

顾晓军谈柏杨、李敖及其他

顾晓军

【辰之案：这哥们儿是个精神病。这绝非人身攻击，不信您可以去搜索一下其人其事其文，或者强忍反胃速览此文，您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在〈回网友：顾晓军刘军宁方舟子之比较〉中，我说「如果说，中国自由派，分学院派、实践派、野路子三支的话，那么，刘军宁可谓是学院派的领军人物」；我把自己算作「野路子」（其实，「野路子」不是「我把自己算作」，而是学院派派发给我的，就像「先帝」一样，被背地里叫了很久，我才知道。前时，翻看



顾晓军

搜索中出现的旧文，就有别个说我「野路子」，可见这是网络传递

给我的概念）。然，「野路子」也是学问派（与「学院派」只是一字之差），这是谁都不得不承认的。

野路子，也没啥不好，只是根基浅了些。然，又因在其他方面有了成就后才介入某些领域，识别能力、创新能力等等，自然比学院派就更准、更狠。于此，又是大家不承认也不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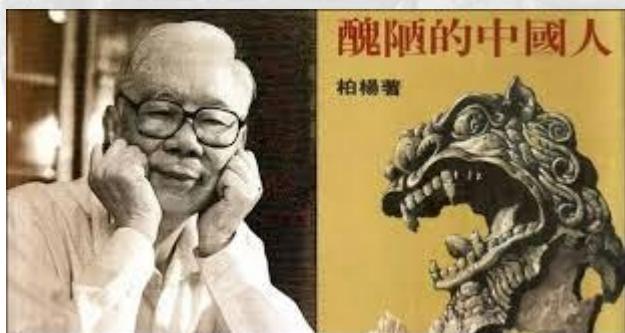
一、柏杨与李敖之比较

知道李敖很久了，约是在「打倒鲁迅」之中。那时，大陆刚刚接受李敖，李敖也刚在大陆火起来，百度里到处都是「李敖第一名言：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这算啥？如是，我写了〈我能证明我是李敖的爹〉等。

之后，是网友蒙昧 1500 不断跟帖，贴李敖文章；看看也好，我便随他。然，当看到〈闻道南京似奕棋〉之「国民党以南京为首都，这是一开始就倒霉的错误决定。因为南京对内无险可守、对外易遭攻击……」时，我火了。哪能这么简单看问题？如是，又写了〈狗屎李敖不配骂老蒋〉等。

谁料，这激怒了台湾作家江明树。他跟读我文章，且忍了很久；实在忍不住了，才与我开打。打打，又和好，说我大气、锐气、才气，只是底子薄（都是大意）。当时，我并不服；现在，全明白了，人家说的是对的，也都是好心好意。

李敖再进入我眼帘，是石三生在「向诺贝尔和平奖推荐顾晓军」中提到李敖的「中西文化论战」。哦，李敖，是凭此立于世间。当时忙，也没找来补课。前时，看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又看到网友谈柏杨与李敖的宿怨，才想到真该好好补补课了。



柏杨与《丑陋的中国人》

先了解「中西文化论战」，找出其中提到的十几篇重点文章；再，一一地找。可惜，只找到其中之李敖的〈给谈中西文

化的人看看病〉、〈播种者胡适〉和陈序经的〈全盘西化的辩护〉，而后一一拜读之。

打住，说说柏杨。知道柏杨，那就太早了。那是改开初期，柏杨火了，《丑陋的中国人》火了，作家们在传内部读本。我搞不到，就等着别人开化了，再来开化我。这么一等，就等了几十年（中间，我忘了这事）。

我不怕说自己丑、晚熟等等。就是这一代人，又能咋样？也不怕谁说我没名、不知道我，说我不如李承鹏有名。拿我跟李大眼比，谢谢你了——李承鹏做体育记者时，周周上央视、上「足球之夜」。那，可是球迷们等着他嘴里掉象牙。

可，某报点名批我，那也是谁也比不了的。去查查，某报几十年点名批过几个文化人？大约也只有俞平伯、吴晗等。估计，批完我他们都后悔了，所以中文网都不让我出名。我也知道，当时我只是网红、有小说，论学术功底与能力等，不配被某报点名。

这是我沾了「打倒鲁迅」的光。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补课，不仅勘史之类，于哲学、社会学等等，我也攻城略地，让清华教授、博士生导师看了都怕，就偷着将我的学术成果分拆、派送给班农等人。

如此，待我再补课、再读《丑陋的中国人》时，《丑陋的中国人》已给不了我养分了。不单给不了，还被我一眼就看穿——《丑陋的中国人》，不过与鲁迅的「民族劣根性」如出一辙——「民族劣根性」，是为日军侵华作准备的，让国人从心理上躺平。而《丑陋的中国人》，则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人家是精英，你们得先改造自己；否则，啥民主都是休想。

《丑陋的中国人》很像大陆立法禁放烟花爆竹前、作舆论准备的那批报告文学，旨在说啥啥不好。而真若与那批报告文学比，《丑陋的中国人》又不及；因，那批报告文学都有新闻采访，而《丑陋的中国人》的内容皆柏杨随口说说的。

当然，《丑陋的中国人》是在柏杨研读中国史十年之后，亦可把它看作——柏杨研史与时评的一种结合体。然，这样，史的成份与力度又大大地不够了，比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差太远。

此外，《丑陋的中国人》的文笔，太粗燥，简直像垃圾。当然，你可说他是在演讲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即便如此，也只能说柏杨的演讲的文采太次，真很难想象他是咋写小说的。

那，是不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无是处呢？不是，得等我下部分说。

这里，我说说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这，是一篇有纵写感觉的、概括了「三百年来」的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不思进取、反「西化」的种种嘴脸，并以看病的名誉、列举出了十一种病；且，逐一列出了领军人物及其文献等等。

不去谈文章观点，只谈明显比《丑陋的中国人》强的地方：一、文字功力明显比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强，也比鲁迅的强；约正因如此，李敖才狂妄、说「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二、李敖喜欢说「干货」，而〈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确实有干货；且博览强记，也是我没有而羡慕的。

然，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的辩护〉相比（也不论〈全盘西化的辩护〉的文章观点是否正确），又略显差了点；无论是用史用典、还是可读性方面，都略为逊色些。

再，李敖的〈播种者胡适〉，有粗制滥造之嫌。如，从「民国十五年的冬天，胡适在欧游道路上寄了一封信给徐志摩」到「十一年后，一九五八年的四月十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中间只有 481 字，与 8631 字的全文相比、很不匹配——须知：民国十五年，是 1927 年；1958 年减 1927 年，是 31

年。31 年，「播种者胡适」干啥去了？

睡觉了？长睡不醒吗？

当然，必有原因。然，无论咋交代都必须交代；否则，咋对得起「播种者胡适」这几个字？

柏杨与李敖之比较完毕，没有最终结论。



陈序经
(1903-1967)

二、对李敖说的悄悄话

李敖先生，据说你看不起柏杨，追打他三十年？你听我劝。

你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确实比《丑陋的中国人》的文字功底强，也比他的有干货；可，你别忘了——你的，是写给文化人看的；他的，是写给平头百姓看的。于整个社会的接受面而言，你没有人家宽。在〈回网友：顾晓军刘军宁方舟子之比较〉一文后，有网友把方舟子比作袁腾飞，我一下就明白了。水平高，不等于受众面宽。能想得过来吗？且，老百姓有时就是下流胚——如同鲁迅的「民族劣根性」样，越骂、国人越是觉得：哇，有水平。是不是？那「丑陋的中国人」，国人一听：哇，太深刻！比被挖了祖坟都开心。

还有，那「大力水手事件」，「父子二人流落到小岛上，还竞选『总统』」，多形象，多妙？真的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绝妙的翻版，是不是？这在普通百姓中，影响多大。而你，还帮着呼吁，让死刑改成十二年，且再减刑等。

这么说，人家的人生有两大支点，而你只有一大支点，且还不算是面对全社会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何况，他还比你大十几岁。这中国的文史上，只会是——鲁迅、柏杨、李敖，而不会是鲁迅、李敖、柏杨，懂了吗？

三、对柏杨说的悄悄话

柏杨先生，据说你出狱后，不理睬李敖，不感激他曾出手救援，是听信了——你在狱中时，李敖曾勾引过你妻子艾玫之说，是吧？

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先放下李敖是否勾引过，也放下艾玫与你离婚等等，我只问你——你与艾玫恋爱、相亲相爱、直到结婚，是不是打算厮守一辈子的？如是的话，你弄出个「全国军民同胞们」，把自己弄进了监狱；起初，还差点儿要被杀头……这，是不是你的错，是不是你半道上抛下了艾玫呢？

如果你认识到了这点，还计较啥艾玫与你离不离婚、李敖是否勾引过艾玫？

何况，后来你再婚，不也很幸福吗？天堂寂寞，你就不能一笑泯恩仇，与李敖做个伴，给我们后生做个榜样吗？

四、对大家说的悄悄话

我突然明白，刘晓波修改 08 之后，为何激动……或许，某基金从 07 想到 08，给了暗示；所以，刘晓波知道要坐牢了，要获奖了……

记得，当初有人请求，要我把「九月随想」改成太平洋某岛国的建国纲领……我没兴趣。如是，又请求让他来把「九月随想」改成太平洋某岛国的建国纲领……我没舍得，也不同意。



刘晓波与张祖桦

现在明白了，如我满足第一请求，我就是又一个刘晓波；如我满足第二请求，我就是张祖桦。

其实，我当时是有感觉的。或者说，我傻；也或者

说，我装傻……嘿嘿嘿。

就到这里吧。我会继续补课，会让所有不服我的人都佩服。

鲜为大陆人所知的李敖

【辰之案：此类王八蛋说法不知是不是由范泓首先提出的了，曾有好事如我者，将萧孟能诉状附表所列“被李敖侵占”的物品与李敖义助章孝慈和慰安妇的两次义卖拍品列了个表，进行比较，并且是从宽录取，因为萧孟能的诉状附表所列名目十分含混，好比“齐白石画”，那么只要是齐白石的画，就都成了萧孟能的。可即便是如此收录，能跟萧孟能诉状附表对应上的也寥寥无几。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在进行这种论断之前，为何不仔仔细细考证一番？否则就会像这样，以为抓住了别人的小辫子，其实是漏出来自己的猪尾巴】

李敖在清华大学提到他给慰安妇捐钱一事，有人因此而感动。但有消息称，这些钱来源于 25 年前李敖霸占朋友的财产。许多学者评李敖的清华讲演，揭示了其见利忘义欺世盗名的真面目，李敖所标榜的正是真正历史学家所不耻的。

霸占朋友财产

在清华讲演中李敖自称：“李敖真够朋友，对所有人都够朋友，绝不会先出卖朋友。”而2005年5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与李敖打官司》，作者范泓在书中真实披露了李敖是如何侵占其老朋友萧孟能的巨额财富的。



萧孟能、萧同兹父子

书中介绍说，萧孟能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的儿子，1957年创办了《文星》杂志，1961年萧孟能大胆起用比自己年轻14岁的李敖，挑起“中西文化论战”，为台湾民众呼吁自由，文星的接纳为李敖事业成功奠定了基础。

后来文星杂志被封，文星书店被关，萧孟能因为欣赏李敖的才气并信任他们之间长达18年的莫逆交情，于是当萧因债务缠身需暂离台湾时，萧毫无保留的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包括房产、股票、收

藏文物以及一切文件、契据、图章等，当时就价值 2000 万新台币以上的财产，交给了李敖全权处理。

不料半年后，当萧回到台湾时欲收回保管财产时，李敖却无意归还。经多方劝说交涉无效后，萧孟能被迫于 1980 年 8 月以“侵占和背信罪”将李敖告上刑事法庭，当时台湾人和香港人恐怕没有不知道该事件的。

初审时，李敖凭借其如刀的笔，如簧的舌，加上无与伦比的收集材料的天赋，尽管他当时的妻子胡茵梦舍婚取义、毅然出庭作证，证明李敖将萧孟能的房子、古董字画等据为己有，仅她记得的就有傅抱石、吴昌硕、齐白石的画，还有乾隆御批的绢绸等珍贵文物；尽管舆论一边倒，从台湾到香港，民众普遍认为李敖欺世盗名、见利忘义，但法庭一审还是判处了李敖无罪。

但在二审时萧孟能拿出了杀手锏，那就是李敖为萧氏处理财物时亲手写下的账单长卷，李敖交给萧过目时，萧留下了复印件。当法庭出示这一证据时，李敖惊慌失色。尽管李敖还是写出了洋洋万

言的上诉书，但却无法为自己洗脱罪名。最后二审判决李敖侵占罪名成立，入狱6个月。

有才无德的李敖

然而这场官司打的是刑事官司，并未附带民事赔偿。李敖虽然输了官司，锒铛入狱，但他侵占的巨额财物依然归他所有。所以二十多年后李敖为慰安妇捐赠拍卖的字画，就有当年萧孟能的收藏。对于这次坐牢，李敖向来讳莫如深，偶尔提及他也只强调国民党黑手的介入，是对他的政治迫害，甚至谎称被人诬陷。

在吴祥辉1986年出版的《李敖死了》一书中还介绍说，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此后李敖对萧孟能实施长达多年的疯狂报复，除了在文章中一再丑化攻击外，李敖还以自己及其弟、密友等人的名义，控告萧孟能民刑案件高达35件之多，使萧三天两头就要找律师跑法



吴祥辉

院，萧还两次因李敖的控告而入狱。萧孟能最后对李敖的评价是“有才无德啊”。

他的心中只有钱

与李敖结婚 100 多天后就离婚的胡茵梦在其自传中谈到，李敖“他的心中只有钱，为了钱他可利用任何不法手段赚钱”，比如他每天站在窗前用望远镜观察对面一个大厦的工程，想找出施工差错，预备将来以此威胁建设公司送他一栋房子。

据报道，李敖在清华讲演时，不少学生打瞌睡，或埋头发手机短信息，事后很多清华学子称：简直就是堂官方的爱国主义政治课，索然无味。

清华讲演时，李敖一改在北大“小骂大帮忙”的做法，直截了当的为共产党歌功颂德。李敖称中国几千年来就是穷，“中国人没裤子穿从唐朝就开始了，叫共产党负责任负到唐朝未免远了点”，是共产党把中国从挨打和挨饿中拯救出来，所以他不会骂共产党的。

共产党能让人享清福吗？

有网民评论说，作为历史学家的李敖简直是在胡说八道，混淆视听，难道他不知道，外国历史学家都公认，中国在人类50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都是全球文明进步的火车头，哪怕在慈禧太后时期，中国也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只是近200年才落后了。唐诗中描述的只是局部范围短时间内兵荒马乱的日子，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历史。何况继唐朝之后，还有康乾盛世呢，老百姓现在形容日子过得好，过得轻松愉快叫“享清福”，这句话就源于清朝人们生活的真实感受，现代的中国人，谁能享上清福呢？

李敖称国民党离开大陆时，“留下了300万的坏分子捣乱”，一位当年被杀的“坏分子”后代评论说，“谁是坏分子？那些留下来的不都是寄希望于共产党的普通百姓吗？也没见哪个政权改朝换代了，就要把前朝官员和前朝百姓斩尽杀绝的。十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都给这些人平反了吗？李敖说这话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

李敖向党中央报到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李敖这次回大陆，一再说是归队，向党中央报到。中共当局也说他是“一个归队的老同志”。双方一再互称“同志”，李敖的真实面目也就不言而喻了。有学者称，李敖这种连小骂也没有的无耻吹捧，媚俗奉承，连一般稍有自尊心的共产党人也不会做的，李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政治小丑。

李敖自称“色狼”，到处公开他与 20 多个女人的染指，在北大清华讲演时也不忘渲染色情，一位宗教信徒评论说：不管他披着怎样的学术外衣，他自比为肮脏贪婪没有人性的狼，也许正表明他是人类道德的异物和败类。

我在台湾看禁书的故事

杨渡

买下第一本禁书

“如果你好好在图书馆走一走，幸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借过的书。借书单上写着‘李敖’两个字，这时候，你不要犹豫，赶快借出来，不要管它是什么书，



杨渡

先借了再说，因为，你可以在他借过的书下面，签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签名在李敖的后面，多有学问！你可以对别人说，你和他看同一本书啦！”

那是 1973 年，我 15 岁。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课堂上这样讲着。许多同学互相打听李敖是谁，许多人在追问李敖到哪里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李敖，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候，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后来去了台大历史系，一个被一中师长誉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写了一些批判当局的文字，被关进监狱。

神秘的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人走遍图书馆，寻找他看过的书。

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可以找到他的盗印书：《没有窗，哪有窗外》、《传统下的独白》。

去买书的那一天，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等到老板旁边的人少了，才趋前低声道：“老板，有，有没有《传统下的独白》？”

书店的老板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停了片刻，才面无表情地说：“是你要看的吗？”

“嗯。”我点点头，心里只觉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盘问。

“你知道这是禁书吗？”他的口吻转为温和一点。

“我知道。”我老实说。

“那，还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

我心里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钱，就说：“好。”

他没有回话，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里，拿了两本书，用白报纸包起来，再用橡皮筋套上，先观望了四周，才塞给我，低声说：“200元。”这价格比一般的书简直贵了一倍。但我连想都没想，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钱，将书立即收进书包。走出书店，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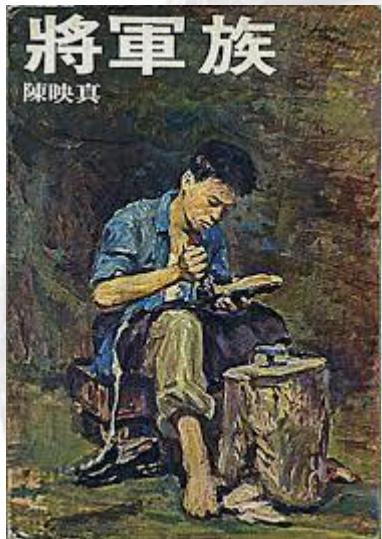
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与第一次跟女生幽会没有两样。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断摸索前行。

陈映真和《将军族》

买禁书变成我们的乐趣。只要有人说：那是一本禁书，大家立即抢购。陈映真的《将军族》，就是这样买来的。

那时候，陈映真出狱不久，《将军族》就被查禁了。朋友阿力知道以后，赶紧通知大家分头去书店找。在一家卖参考书的书店里，竟找到两本。

那小说集的封面是吴耀忠画的“少年补鞋匠”，暗绿色封面，一个少年眼神专注，衣服褴褛，补着一双旧旧的，仿佛走过许多路的鞋子。



《将军族》

小说最让我震动的是《我的弟弟康雄》，描写家道中落后，一个理想主义青年的虚无与沉沦，最终走上了绝路。或许因我也曾遭遇到家道中落的悲哀，母亲因为违反票据法而入狱数月，所以那压抑的深深的虚无与悲哀的调子，让我耽读再三。

朋友间讨论最多的，还是陈映真的小说为什么被查禁。有人说是因为里面描写了向日葵，而这是共产党的国花；还有人读得更细，认为是因为一篇小说内容描写了一个青年为了不让鸽子停下来，向空中挥舞着红色的旗帜。但没有人说得出口的原因。查禁，是不必问原因的。

大学时代，我们又陆续看了陈映真的小说《华盛顿大楼》以及在蒋勋主编的《雄狮美术》上他以许南村为笔名所作的画家吴耀忠专访。我才知道，他们曾一起“为思想坐牢”。于是连同画家吴耀忠那写实笔法下的“少年补鞋匠”封面，也成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多年后，当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偷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才恍然发现：原来陈映真的老师是鲁迅！

1982年左右，（国民）党外杂志在海外的策动下，发起了“台湾意识／中国意识”、批判陈映真的运动。这是由于“台独”不能公开说，于是以“台湾意识”为名，批判“大中国意识”。论战过程中，陈映真被戴上“大中国”的帽子，但他却以为“台独”与党外都是被当政者所压迫，所以不愿意批判，更不齿于扣对方的帽子，反而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在理论上，和海外的“台独”论者论战。但对手却非如此，也不管戴陈映真的“红帽子”会不会置他于死地，反而以为他的中国意识为目标，死命地打。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这一场论战。但在我心底，却怎样也无法认同对坐过牢的陈映真挥舞“红帽子”，因为那是和独裁者使用同一种逻辑、同一种语意、同一种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杀伐。更不相信那个在《我的弟弟康雄》里，充满人道主义襟怀、虚无而忧伤的作家，会是所谓“霸权”“大汉沙文主义者”。

有时候我不禁想：17岁在禁书中看见陈映真，会不会是一个决定的瞬间？

暗娼街的罗曼・罗兰

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位在靠近福音街的路边。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16厘米黄色小电影的（那年代还没有录放机），也有招揽嫖客的三七仔。

旧书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这个现象，卖的多是黄色小说，或者《花花公子》旧杂志。那时的黄色小说印刷非常粗糙，与李敖的书没什么两样。我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已看过，兴趣不大。反而柏杨的书，在这里有卖的。此外还有邓克保（即柏杨）的《异域》，郭

良蕙的《心锁》，李宗吾的《厚黑学》，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的书，竟有许多旧俄文学作品，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有一次，我竟在角落里，找到罗曼·罗兰着的两册精装本《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巨人三传》。

这些翻译书都没写翻译者，但《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巨人三传》译笔之优美，仍旧令人爱不释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禁忌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果 1949 年之后留在大陆，没随国民政府一起撤退，他们的书一律查禁。而罗曼·罗兰的译者傅雷，正是那年代最好的译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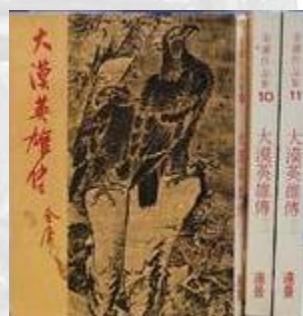
在那禁忌年代里，不仅是傅雷，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一样，不管是哪一家出版，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翻译者都写“巴克”。巴金是因崇拜无政府

主义者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而取笔名为巴金，既然有禁忌，变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有一日，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竟连续租了好几部，看了一个月。当时的武侠小说用新闻纸印刷，小本装订。一套《神雕》，竟有20多本。碍于押金太高，我得分两次租，才能看完。但武侠看到一半，如同幽会中断，心痒难当，如何停止？于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去续租。

因为查禁，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射雕英雄传》改名为《大漠英雄传》，最有趣的是《鹿鼎记》被改名为《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小白龙任大同”，作者还写成司马翎。



《大漠英雄传》

殷海光和文星

从李敖的书，我们打开了“中西文化论战”的历史之门。为了解那一场论战，我们到图书馆找遍了相关的书，也了解了殷海光、徐复观、雷震、《自由中国》的历史。

高我一年级的翁志宗，在他就读的三班带起了读书的风气，后来竟发动班上同学来讨论“中西文化论战”。和以往一样，同学分成几派，有“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以及中国文化派等等。

为了辩论，我们窝在图书馆狂读当年论战的文字。包括讲自由主义的殷海光的书、哈耶克的书、逻辑实证论、胡适文存、旧本的《自由中国》、《文星》、徐复观的文化著作等等。总之，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1899-1992)

应该准备联考的时间，都给了自己所营造出来的模仿的论战。

我们总是把书放在旧大衣里，带上诗集、小说集，去东海大学的相思林里散步，去五权路上的 PUB 里喝啤酒、打撞球。或者，到一间新开的摇滚乐餐厅，听那种音乐超大，震得地板都会跳动的狂烈摇滚。

.....

就这样度过了高中时代。直到联考落榜，才想到该开始读课本了，为了上大学，为了离开这个闷局中的小镇，更为了可以去台北看更大的世界，看更多的禁书。

角落里的马克思

有一次，我在辅大图书馆逛呀逛的，实在没什么书可借，忽然在一处极低的角落里，看到“CAPITAL”的大字。三大册的精装本，书非常老旧，仿佛被摆在角落里 100 年了。我心想，不会是它吧？拿出来一看，竟真的是马克思的三大卷《资本论》！心中狂喜，实在无法言宣。但又担心，这书，是不是情治单位留下的陷阱？我这是不是自投罗网？

反复观看了很久，我还是无法放下。我担心图书馆会因为我借阅，而发觉了这本书。为此我决定立即拿去影印。

当时还没有双面影印，《资本论》第一卷印起来，竟成了5册，有如连载武侠小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当它是“九阴真经”，回家好好练功。于是一字一字地查字典，逐句逐句地努力啃。然而，无论英文单字怎么查，文字似乎可以通了，但内容还是不了解。第一卷的第一册就卡住了。这《资本论》果然是“九阴真经”，没有一点内力和武学根基，真的行不通。

开始印禁书

在那禁忌的年代，马克思、列宁等名字是禁忌，连许多姓马的都遭殃。传说陈映真被逮捕的时候，侦讯人员就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

啊？被问者茫然了。

“那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么？都是马克什公的。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倾。还不赶快招认？”

此外，还有人从国外带回来马克思·韦伯的书，在机场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么也叫马克思？

机场当然是一个进口书的管道。英文书还好，有些新左派的书，负责把关的人当然不知道。于是陆续有些新书带进来。但中文书，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就很难带了。于是我们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让香港的侨生带回来。例如，把原书的封面给撕下来，再买一本琼瑶的书盖上去当封面。机场不查内容，就这样蒙混过关。那时，曹禺的剧本、艾青的诗集、沈从文的自传，都是这样带进来的。

因为是禁忌，得来特别困难，我们也读得特别起劲，有如在练独门武功。

看禁书与玩禁忌的爱情一样，是会上瘾的。你越是要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现在回想，才知道影响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学校规定的书，也不是正经八百的书，而是禁书。没办法，禁忌之爱，永远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于大学生爱看禁书，买的人多起来，于是就有人开始偷偷翻印禁书。最初是台大附近传出有人翻印外文书，后来政大那边也传出 1930 年代的文学选集，如鲁迅小说选，冰心、丁玲等作品。那年代的学生较贫穷，在学校卖书可以赚一点外快，许多学生本来是帮正常出版社卖一些上课参考书，后来就干脆卖起了禁书，而利润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脑筋灵光的，动起了翻印好书，兼赚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全国出版社”。大家一片热血、热烈讨论后，决定以思想经典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书，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以及卡西勒的《国家论》，还有一本是新书，林毓生的英文著作《儒学的危机》。

我只记得大家拿到新书的刹那，兴奋莫名，有一种干“地下革命”的快感。后来还有人建议印哈耶克的书，但老板似乎对我们要出的书有意见，大家失望之余，就少见面了。

传播禁书被捕的故事

由于看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禁书，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时期，政府是如何用查禁书刊来进行思想控制的。台中省立图书馆里清查书籍只是一个部分。对民间阅读的控制，也毫不放松。连读禁书，都可能犯罪。

我的长辈李明儒先生，是在 1946 年的时候，政府为了平抚“二二八事件”后民众的不满情绪，想改变政府只有派大兵来欺压民众的形象，而招募来台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先是到花莲教书，后来回台北。1950 年代，他因为爱好文学，向一位台湾的年轻人推荐了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还借给他阅读。不料年轻人在白色恐怖时期，竟向当局告密。

李明儒被捕，怎么也查不出他和共产党组织有什么牵连，没有判罪的名义，最后竟送绿岛感训 3 年。3 年后，他还是没有“悔悟”，又继续感训。3 年过去之后，还是没有“悔悟”，继续感训。直到两年后遇到特赦，才给释放了。他坐了 8 年的牢，竟没有任何一个罪名。

自己写禁书

1981年，大学毕业不久，刚上研究所一年级，一个朋友参与了当时一本刚刚出刊就被查禁的《进步》杂志。随后，林正杰、谢长廷、陈水扁、蓝妙龄4人首度以“党外新生代”为标榜，参与了台北市议员选举。我们都参与了助选。

助选中，我认识了陈庭茂。当时旅美学人陈文成因曾资助过《美丽岛》杂志，回台湾被警总约谈，后来竟陈尸台大校园。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陈文成的父亲陈庭茂也出来助选，控诉他儿子死于谋杀。选举结束后，《深耕》杂志准备出一本陈文成纪念集，总编辑林世呈找我写陈文成的弟弟对哥哥被约谈前的回忆。



陈文成

(1950-1981)

访谈过程相当长，我详细地记录了当时陈文成并无警总所谓的自杀倾向，而是充满希望，而且警总在约谈前，已经被跟踪监视很久了。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只是在约谈过程中，很可能陈

文成不合作，被警总刑求致死。我写了约 8000 字左右的稿子。文章当然署他弟弟的名字。

交稿那一天，林世显看了许久，抽着烟，摸着额头，仿佛头痛无比，良久，才笑着说：“稿子是写得很好。只是我们得一起看一看，要不要为这篇稿子，和警总打一架。”

“我们”指的是许荣淑、尤清、林正杰等民意代表。开会那一天，林世显把稿子影印多份，发给他们当场看，并当场决定要不要删节。我坐在编辑部外面，有如等候审判。

会议结束，林世显出来了，他用一种男子汉的口气说：“好啦！大家决定为了你这一篇去打一架了。”

为什么说“打一架”？因为当时的警总并无查扣未出刊书籍的权力。依照出版法，得等到杂志、书籍印刷装订好了，才算正式出版，如此才可查禁。于是杂志、书籍出刊时，警总的人往往守在印刷厂门口，书还未出厂，就被查扣了。为了取回书，杂志社的人就得守在印刷厂，万一他们出现，大家就一起来抢书。而抢回来的少

数本书，就变成海内外的孤本。印刷厂门口因此变成打架的地方。

问题是：谁去打比较可以让警总客气一点，不敢太嚣张。

《陈文成纪念文集》印出来的时候，许荣淑、尤清、林正杰等人全部跑到印刷厂门口，严阵以待，准备和警总抢书，并且通知了报社记者。但或许是因为陈文成事件太敏感，引起美国的注意，又或者大家的动作太大，准备冲突的意图太明显，警总没来，架没有打成，但书还是查禁了。

当时许多党外杂志常被查禁，就演变出新的对应办法。总之，警总的人要的无非是向上级交差，所以明的是在某一个印刷厂印刷，警总也照例大张旗鼓地去查扣。但私底下还有其他印刷厂正秘密地印着。最后，杂志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到。

由于市场需求太大，党外杂志销路大好。即使警总在印刷厂查扣了一批书，还是大有利润。党外杂志与各种禁书应运而生。

从翻译的《宋家王朝》，到彭明敏的回忆录《自由的滋味》，从郭廷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到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甚至连简明本的《资本论》都换一个名字如《政治经济学》出现。台大新

生南路上还有专门卖三四十年代或大陆翻印书的地点。那时候还没有版权问题，翻印一本算一本。影响当时一代人的思想之深远，实难以估计。

禁书时代的约稿与编辑

写完陈文成的故事之后，林世显曾希望我进去《深耕》当编辑。然而这时我暑假完成的报道文学作品《矿坑里的黑灵魂》被另一个党外杂志《大地生活》采用，他们希望我进去当编辑。

虽然《深耕》的薪水要比《大地生活》优渥很多，但我终于觉得写作报道文学比较适合自己的兴趣，决定进入《大地生活》。

1980年代初，党外杂志一共有3个，康宁祥《八十年代》，由司马文武担任总编辑；许荣淑的《深耕》，由林世显任总编辑；《大地生活》杂志，由汪立峽任总编辑。每一本杂志的编辑都不多，写作者也有限，主要是靠外面约来的稿子。

由于司马文武出身《中国时报》，有不少记者的人脉，《八十年代》的文章有不少是记者匿名写的。

《深耕》也有一些记者来写稿，但主要是由一些年轻人写的批判文字。《大地生活》则以报道为主，作者以文化界的人居多，小说家陈映真、历史研究者王晓波等，是长期支持的作者。只是陈映真碍于自己曾是政治犯，名字太敏感，警总派有专人监视他，所以一律以笔名发表，每一期都要换一个笔名。

说起来很有趣，这些杂志当时都是被监听的，所以大家就养成一个习惯：约作者见面的时候，都不说什么事，而只是说出来喝一杯咖啡。而记者更是敏感，一些有默契的记者如果有稿子要交，会从公用电话打进来，也不说名字，你得从声音判断他是谁。他也不说什么事，只是说：“你要吃的东西做好了。”

“啊？煮熟了吗？”有时候我会故意说着玩。

“是啊。你可以吃了。”对方笑起来。

“好啊。那我下午过去吃吧。”



《深耕》

当时办党外杂志既紧张又压抑，大家偶尔会喝酒取乐，放松一下。党外杂志也只有3个，都是月刊，有时这个杂志出刊被禁，就请另一家庆祝，第三家作陪。3家轮流，倒也其乐融融。有一段时间，大家喜欢上“故宫”对面山边的土鸡城，坐在野外亭子里，直喝到半夜，还兀自闹酒。平时文质彬彬的司马文武有一次喝得大醉，和我各自站在板凳上，手拿一整瓶啤酒，对着嘴巴直直倒进去。当时大家皆自认英雄，天不怕地不怕，既已入了党外杂志，警总早已留下记录，上了梁山，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众人习惯逞英雄，自称喝啤酒不会醉，只是不断上厕所，“荼毒卵鸟”而已。

30年政治犯的故事

《大地生活》的财务本就困难，办到第十期决定停刊。停刊前，“立法委员”苏秋镇第一个在质询中指出：台湾现在还有“二二八”的政治犯，他们已经关了三十几年，该付出的代价也付了，人也老了，政府为什么不释放他们？

当时政府的答复是：监狱里面没有“二二八”的政治犯，更没有三十几年的政治犯。苏委员搞错了。

这时，我们认识的作者中有一位徐代德先生，他是白色恐怖时期的老政治犯，客家人，平日非常热心，大量阅读日文书刊，写作政治经济学的书，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特别照顾，过年过节，就会和我们聚餐。他很快来见面，表示台湾确实没有“二二八”的政治犯，但有许多监禁三十几年的政治犯，从青年关到老年，现在都垂垂老矣，他们还在狱中。他表示可以安排一个人和我见面，接受采访。这个人在里面关了24年，对绿岛老政治犯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可以开出所有关了三十几年政治犯的名单。

那个人就是卢兆麟先生。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每个政治犯的名字，也一一说明他们为什么入狱，现在身体的状况如何。最后，在我的要求下，他安排我去采访一个老政治犯的母亲。

政治犯的母亲年纪非常大了，却只是用悲伤的口吻说：“啊，那时候，他在读中学，那么年轻，什么事都不懂，喜欢打‘野球’（日语称棒球为”野球“），也喜欢读书。他只是和朋友一起读书，就被抓走了。一抓走，就是30几年啊！”

“我都老了，他也老了，却等不到他回来啊！我每一日都在这里拜拜，希望他早日回来……”



我坐在她家的饭桌前，桌前正上方，供奉神明和祖先牌位。然而，祖先无言，神明无言。这个政府还不承认的 30 年政治犯，是母亲心中那个年轻的、爱读书的孩子。读书，居然可以变成这样？

《大地生活》决定以这个当封面故事。黑色的封底，吴耀忠画的封面，以反白来呈现。

当时因为怕这一期杂志被查扣，我们特别保守秘密，送印刷厂前，特地影印了一份，送到《八十年代》司马文武那里，万一我们被查扣，就由他们接力再刊登。

杂志出来后，没有在印刷厂被查扣，但果然被查禁，市面上还是偷偷卖。拿到书的苏秋镇公布名单，质询政府证据齐全，怎么会

没有 30 年政治犯？政府终于无可抵赖了，在往后的一年多里，陆续分批释放政治犯。

阅读的开放时代

古代书生上京赶考，往往寄宿在沿路的寺庙里。寺庙往往有庙会，附近的千金小姐会来上香，于是在后花园和书生相遇了。他们只是这样见一面，竟一见钟情，爱得死去活来……小姐回家后，相思一个多月，才发觉怀孕了。而书生已经上京赶考去了。于是就发生了诸般生离死别、还魂离魂的故事。

以前读至此处，甚为不解。以为这样的爱情，现实生活中怎么会发生？后来才知道，古代禁忌太多，千金姑娘未出过家门，所以一看到书生，就惊为天人，一下子爱得死去活来。如果在开放社会，平日姑娘与书生常常见面，多一些认识和选择，就不会如此。

开放社会的好处就是如此，多了选择，少了禁忌；少了禁忌，就不会为了禁忌而爱。台湾社会开放后，书多起来了。时报出版公司后来还出版了《资本论》外带导读。出书当时，出版公司总经理郝明义还被老板要求说：“有事情，你要自己负责。”然而社会已

开放，并未出事，还大张旗鼓地开了新书发表会。这就表明了台湾社会的渐趋成熟。

看到新出版的《资本论》，我真的百感交集。想到当初在图书馆的厚厚灰尘里找到英文本《资本论》的时候，内心的喜悦和紧张，比幽会还刺激……

啊！那真是阅读的黄金时代。每一个字都是黄金，都是偷来的知识，偷来的火种，都是禁忌的爱情，让你在午夜梦回时，还暗暗地再三回味。

一个开放的社会，竟是从这里开始的……

附件 台湾禁书小史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记取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立即进行书籍审查。从图书馆到民间藏书，从日据时代以降的日文书，到1945年至1949年从大陆进口的图书，只要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所有留在大陆未随着国民党迁台的学者



《资本论》

的书，都加以查禁。图书馆里，派了专人查看，一本一本拿出来销毁。甚至日文本的社会学、社会思想丛书，都加以销毁。查禁的书本来就没有规则边界，权力自然被无限放大。

新出版的书籍，则实行事后审查，对有违碍者予以查禁，有些出版者还得面临牢狱之灾。1958年的出版法修正通过后，竟赋予行政机关未经司法程序，即可予报刊警告、停刊及撤销登记等处分，这引起台北新闻业者的反对，但未能改变形势。蒋介石甚至召集新闻业负责人，指示新闻报道原则。当时《中国时报》还特别写社论沉痛反省。

书籍出版的解禁，是在1980年代初期，因社会逐渐开放，党外杂志的兴起，大玩猫鼠游戏，而慢慢瓦解。查禁的书渐渐变少，而至于不再查禁。但报纸的解禁，则是1987年蒋经国亲自下令。自此，报纸进入一个开放的竞争时代。

李敖是永恒的矛盾综合体

邱立本

他的矛盾一体两面，辩证发展。他说“勃起台湾，挺进大陆，威而刚世界”，在矛盾中发现统一，也发现统一中国的未来。

他不断颠覆刻板印象，也不断颠覆自己，让他的敌人与朋友措手不及。他笑嘻嘻的脸孔，不仅写上他的不羁与幽默，也写上了他不断寻求突破的倾向。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反蒋的先锋，对蒋氏父子的批判不遗余力，揭露他们的不堪。但他却在有生之年与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深蓝的军方前将领许历农等人一笑泯恩仇。因为历尽劫波，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主义者，都期盼中国统一。



邱立本

这也使得台湾的绿营步伐大乱。总统蔡英文在他死后大力颂扬他，文化部长郑丽君说总统会颁发褒扬令给他，因为他是去蒋化的先锋。但这也是历史的误会，因为这位反蒋分子也是反对台独的大将，对台独的政治路线嗤之以鼻，尤其对台独仰仗美国日本，更是口诛笔伐，绝不客气。

他一生和很多名人打过官司，写了很多文章骂人，又和很多朋友、情人翻脸，似乎性格刻薄寡恩，刁钻难搞，但和他交往的人，无论是工作上的伙伴还是司机与餐厅的服务员，都会感受到他的温润、和蔼与体贴，完全没有架子。负面与正面的形象落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在 60 年代，他曾经是“全盘西化”的旗手，鼓吹要吸收西方的优点，就避免不了西方的梅毒，掀起了激烈的辩论。但骨子里他研究国学很深，用力之勤，别有洞见，写出《要把金针度与人》的作品，详细介绍中华古籍，功力深厚。

也就是这样的一位“西化大少”，其实从来没有到过西方。但他却比很多留学西方的博士更熟悉西方的典籍，更可以用西学利刃来割开那些“食洋不化”的学阀面具。

他看来天不怕、地不怕，是敢于挑战强权的勇士，但他却长期以来不敢坐飞机，怕飞机“很容易掉下去”。进入21世纪，他冲破自己“害怕飞行”的心魔，但仍然避免和家人坐在同一班飞机，以免在空难中面对“灭门之祸”。

他是北方人的血性汉子，做事大大咧咧，很有燕赵豪迈之气，似乎是粗线条作风，不拘一格。但他整理资料，收拾家务，却如江南文士那样细腻，亲力亲为，家里与书房都是条理分明，一尘不染。他待人接物，也是非常细致，面面俱到，非常重视细节，也非常准时。



李敖下飞机

他就是这样一位矛盾的综合体，一体两面，辩证地存在，也辩证地发展。他不会让自己停滞，将自己的寿命瞄准在100岁，要胜过他活到90多岁的母亲，要在80岁之后还要出版更多的作品。他最后没有战胜死神，壮志未酬，但他却战胜了那些看扁中华民族的势力，让他们在中国未来的预测上看走了眼。

他形象而又顽皮地评说两岸关系，说要“勃起台湾，挺进大陆，威而刚世界”。因为他相信自己在台湾厚积薄发的文化力，会改变中华民族的未来。他曾经少年时期在北平看过日本皇军的战马在街头驰骋，如今终于在死前看到中国超越前进的后发优势。他是在矛盾中发现统一，也发现统一中国的未来。

蒋介石父子究竟处决过多少「台独」分子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他的文章、著作和电视节目中，谈到蒋氏父子当年在台打击的「台独」分子时，说真正被枪毙的只有1人。

1976年12月25日，台湾「总统」严家淦也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声称据他的记忆，遭到处决的「政治犯」「台独」分子只有郑评。据笔者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被处极刑的「台独」分子并不只1人，应为3人，另有3人也被判了死刑，因种种原因未被执行或改判了有期徒刑。

第一个被判死刑的是宋景松



严家淦
(1905-1993)

此案起源于「台独」分子陈三兴。陈系台湾高雄人，自幼在高雄念书，1956年进入高雄中学。不知何因，还未成年的陈三兴无心向学，却十分热心社会活动，组织了一个政治色彩偏独的「学进会」组织。1958年7月，陈因搞会务活动太多误学，并终因成绩跟不上而辍学。

陈离校的那天，将「学进会」的主要成员召集拢来开了一个会，并宣布将「学进会」更名为「台湾民主同盟」。随后，陈三兴与其弟弟一道到台北市一家牙科医院当学徒。

到牙科医院不久，陈三兴发现经常到医院找他亲戚的宋景松与自己的理念相同，便动员宋景松加入他的「台湾民主同盟」组织。宋景松过去曾犯案，被警方抓捕过，并坐过多年牢，心里对国民党政权极其痛恨。他加入陈三兴的「台湾民主同盟」后，又将与自己交往密切的好友刘全狮、林辉强带入该组织。

1959年7月，宋景松、陈三兴又将在台湾大学法律系念书的学生苏祯和、董自得两人拉入「台湾民主同盟」。随后，台中市一中的「自治互助会」、高雄市中立中学的「亚细亚同盟」「台独」组

织与「台湾民主同盟」挂上了钩。其中，「亚细亚同盟」头目施明德、蔡财源与陈三兴系小学时期的同学。

经过几次聚谈，宋景松、陈三兴、施明德等人认为，3个组织理念相近，宗旨相同，应合并为一个组织，然后选出一个强有力地领导班子。

1959年12月，陈三兴、宋景松等人返回高雄，在施家父子开设的「明春旅社」与施明德、蔡财源及施明德的两位哥哥聚会，决定3个组织正式合并，组建成「台湾独立联盟」，并选举施明德、蔡财源二人为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宋景松虽不是「台独联盟」的头目，却是该组织内活动积极的骨干分子。



宋景松
(1931-1963)

此后，「台独联盟」除了在地方有了较快的发展，还将其触角延伸到了军队。

由于「台独联盟」组织严密，发展迅速，到 1962 年，心血来潮的「台独」分子们经常在聚会中高喊要大干一场，要与国民党政权拼个你死我活，要尽快实现台湾独立的目标。这一年秋，他们在高雄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全体成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上，还提出要开展一个大行动，即在全台湾开展一次「台独」宣传活动，让全体民众认识「台独」，支持「台独」。

这帮「台独」分子正要开始行动时，当局就对他们采取行动了。原来，台湾当局的调查局特工早已盯住了陈三兴。他在高雄高中念书阶段发展的重要成员李植南，在「台独」组织活动了一段时间后，感到宋景松、陈三兴的行为系分裂国家，危险性大，不会有什么结果，便主动向台湾调查局自首。调查局考虑到该组织还在发展，叫他暂不暴露，继续在其内部做监视工作。

1962 年 5 月，台湾调查局发现「台独联盟」将有大动作，决定对其下手。在蒋经国的亲自部署下，从 5 月 8 日至 20 日，调查局的

数十名特工兵分数路，将「台独联盟」在各地的成员陆续逮捕，6月8日至22日，该组织在军队中发展的一帮成员，也被捉拿归案。

3个月后，「台湾独立联盟」案中的25名主要嫌疑犯被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分三批起诉，宋景松因是再犯，被首批起诉，并被判处死刑，几天后就押赴刑场处决。该组织的主要头目陈三兴、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其他案犯分别被判处2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

第二个被枪决的「台独」分子系陈智雄

陈智雄系台湾高雄人，早年在台湾念书，后到日本留学，通晓日、英、法、西班牙语。因在日本留学的缘故，其思想深受日本右翼的影响。二战期间，陈曾被日军征调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当了两年多的翻译。日本投降后，陈智雄未回台湾，留在日本一面从事对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一面从事「台独」活动。

陈智雄是日本境内最早的一批「台独」分子，系多个「台独」组织中的「外交员」，负责对外联络。廖文毅的「台独」组织「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前后，他甚为积极，并被廖文毅派到东南亚各国担任「巡回大使」。

陈智雄的活动，引起台湾情报人员的注意。



陈智雄

(1916-1963)

1955年，台湾当局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印度尼西亚交涉，告知陈智雄系分裂主义分子，给台湾的安全造成了危害，要求将陈智雄逮捕起来，交给台湾处理。

那时，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与蒋介石的关系较好，台湾与印度尼西亚一交涉，印度尼西亚很重视，决定扣押陈智雄。由于陈智雄经营的公司总部在日本，按照印度尼西亚的规定，陈智雄必须先被遣返到日本。由于台湾当局与日本也交涉过未达成协议，故印度尼西亚政府与日本当局商讨陈智雄的遣返事宜时，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

印度尼西亚、日本都不欢迎陈智雄，陈无处落脚，被迫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时间长达半年，成为闻名国际的「空中飞人」。1955年底，一瑞士议员在媒体上看到此消息觉得此事颇奇妙，对陈智雄产生同情之心，决定利用自己的关系，帮陈智雄取得瑞士国籍。陈

智雄考虑加入瑞士国籍可进入日本，便很快地办理了入籍瑞士的手续。

哪知，陈智雄重新进入日本后，仍独性不改，继续在日本大力开展「台独」活动，并成为多个「台独」组织对外交往的穿针引线人。

台湾调查局对陈智雄的活动了如指掌，感到他在日本的危害太大，决定收拾陈智雄。1960年12月，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经过多轮交涉，提出用交换「日本贩毒犯」的方式，换取日本逮捕、遣返陈智雄，日方原则同意台湾方面的意见，唯一要求是不得判陈智雄的刑。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1960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将陈智雄遣返回台湾。

陈智雄被遣返回台湾之初，当局确未关押他，但对他的行踪却一直在跟踪、监视。1961年年底，台湾调查局特工在邮件检查中发现陈智雄又在筹组「台独」组织「同心社」，十分震惊，认为他是不可救药、死心塌地的「台独」分子，决定将其逮捕。经蒋氏父子

同意并批准，1962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将其起诉，并判处死刑，同案犯戴村德、肖坤旺被各处有期徒刑8年。

1963年5月28日，陈智雄被绑赴刑场枪决。

李敖多次说的「台独」分子只有1人被处决，但未说出名字，估计指的就是他。

第三个被枪毙的「台独」分子叫郑评

郑评系台湾高雄人，生于1934年。其父原是农民，后以经营杂货店为生。父母去世后，他继承了杂货店。20世纪60年代，郑的妻子患了乳腺癌。为了救妻，郑评变卖了所有家产，最后还是未救活其妻。1969年，他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从高雄来到台北谋生，投靠基督教教徒游进龙。游进龙见郑评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便将他未成年的两个儿子收留在自己开的面包店当学徒。与此同时，游进龙的朋友、一位姓林的牧师也在经济上接济了郑评，使他一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

1971 年，郑评因积极参加教会活动，被台湾基督教教会推选为「基督教赴日参访团」团员，前往日本参加基督教反共联合会举行的国际大会。



郑评

(1927-1974)

进入日本的第三天，郑评认识了「台独」组织「独立台湾会」的主要头目、著名「台独」分子史明。「独立台湾会」已成立 4 年，史明正在考虑实施「主战场在岛内」的行动计划，迫切希望在岛内找几个具

有「台独」思想的人，作为「主战场」在岛内行动的帮手。经过数次交谈，史明觉得郑评「台独」思想坚定，有为「台独」事业作战的意愿，决定将其吸收为「独立台湾会」的会员。

史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郑评时，郑评表示愿意加入，并当即填表办了入会手续，史明将他编为「台湾第 11 号」。郑评在日本停留

期间，史明等「台独」分子对他进行了「台独」政治教育和游击战的基本行动训练。

两个月后，郑评回到台湾。

根据史明的指示，他将老朋友、一同去过日本的游进龙及柯金钟、黄坤能、赖锦桐等人吸收进「独立台湾会」组织，并经常召集他们举行秘密会议，学习日本总部的指示，研究扩大组织，如何开展爆破、暗杀活动。

几个月后，郑评又吸收了第二批成员，使「独立台湾会」在台湾的人数达 20 余人。

组织扩大了，活动经费也不成问题，「独立台湾会」的「台独」分子热血沸腾，干劲十足。几经讨论，他们决定在台湾搞几个大行动，如暗杀蒋经国及国民党高官，夺取军械库，攻占装甲部队军营，再以装甲部队为主力，攻打台北的主要据点，推翻蒋氏政权，向全世界宣布台湾独立建国。

郑评将自己的计划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在日本的史明。史明认为太过冒险，不易实现，指示他不要冒进，推行「台独」事业要切

合实际，量力而行，先做一些暗杀之类的事情，武装暴动要待条件成熟了再进行。

史明为防郑评冒进，给「台独」组织造成损失，特地安排了3组互不相干的人马分头行动。但郑评觉得史明太过保守，认为武装暴动时机等不来，要靠自己去创造，决定大举行动。为达目的，他一面安排人筹措资金，一面叫亲信黄坤能等人设法搞武器，另一方面安排数人到台湾各地涂写「台湾独立万岁」的大标语。

正当郑评等「台独」分子蠢蠢欲动时，台湾调查局的特工打进来了。他们首先策反了郑评的好友、南投县埔里人赖锦桐，然后顺藤摸瓜，弄清了郑评「台独」组织的所有内情。

从1973年7月10日起，20余名「台独」分子有10余名到警方自首，未自首的均被抓捕，而且一个也没有漏网。

为了惩处这帮「台独」分子，蒋氏父子曾两次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此案。会上，蒋介石、蒋经国指示下属对此案要重处，对为首的「台独」分子郑评要处重刑，把「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彻底打下去。

1974年4月11日，此案宣判，郑评因言行张狂、目标过大，被判死刑。黄坤能、林建中、洪维和被判无期徒刑，游进龙等二人被判10年，到警方自首的「台独」分子均免予刑事处分。

宣判后，郑评不服，向上申诉要求复判。1974年8月12日，郑评要求复判的申请被驳回。8月13日凌晨，宪兵行刑人员将郑评从狱中提出，然后五花大绑起来，再用囚车押到台北县新店安坑刑场行刑。直到这时，郑评才知道他过去的主张、行动计划是多么荒谬，其力量是多么不堪一击。

宪兵给郑评行刑时，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什么也没有讲。枪声一响，他就栽倒在地上。

另外3起「台独」案件的主犯被判处死刑的是1960年的廖史豪案、1963年的苏东启案、1972年的谢聪敏案。因种种原因，上述3案中的主犯虽被判处死刑但未被执行。

台独克星的末路？李戡爆中共官媒 黑幕 黄安「悲惨下场」曝光

陈煜

作家李敖之子李戡先前曾谈到自己在中国受到打压、对北京感到失望，反被长期旅居中国、自称「台独克星」的艺人黄安呛「you are nobody」。对此，李戡 23 日在脸书表示，论年纪与外貌，黄安不如另名「深耕中国」的艺人欧阳娜娜；论诡辩和硬凹，黄安也不如前蓝委邱毅，这让黄安在中国处境尴尬，「只能到小城市接商业演出，在微博上大吐苦水。」

李戡在脸书发文表示，自己上周五参加节目，谈李敖从不靠「中国统一」骗钱，结果人走之后受到变本加厉的打压，



黄安

自己也不断收到明示暗示，必须配合「演假戏」，才能换来基本权益的保障。中国官媒《台海网》却恼羞成怒，在抖音上断章取义剪辑他的发言，删去「如何被打压」的相关陈述，称李敖「忘恩负义」、「配合绿媒抹黑大陆」、「变独了」、「白眼狼」。

李戡表示，这种一听到批评中国就不分青红皂白直接乱骂、打死不检讨自己的作风，正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因之一。他说，中国官媒敢扭曲他的立场、乱给他扣帽子，「你们就等着承担后果！接下来，我就专挑你们口中的『绿媒』节目上，大力宣传中共有关部门怎么『忘恩负义』整李敖。」

李戡强调，自己要帮助那些「因为讨厌民进党就合理化对岸许多作为」的深蓝和外省人认清现实——民进党最多对你们不友善，共产党却会对你们「抄家灭族」。他直言，论支持中国统一，李敖已经身体力行做到极致，「结果换来被全面封杀的下场，对我爸都如此，何况对你们？」

李戡坦言，自己反对民进党搞台独，但在共产党不改变以前，「民进党保护台湾维持现状是完全必要的——只有民进党的蛮横，才能治得了共产党的流氓。」

李戡强调，「我们李氏父子的存在，就是邱毅、黃安这些『假总统』和中共骗业绩部门的『照妖镜』，他们当然要想方设法诋毁我们。比年纪和外貌，黃安不如欧阳娜娜；论诡辩和硬凹，黃安不如邱毅，导致黃安在大陆处境尴尬，只能到小城市接商业演出，在微博上大吐苦水啦！」

李登辉否认支持台独引起台独领袖的指责

钟广政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声言“未搞过台独”言论，台独领袖批评李登辉不再支持台独是错误决定，而立法委员李敖查遍近年资料，证实李登辉的确从未讲过台独。

前总统李登辉接受台湾传媒访问时提到，自己从来无讲过台独，以及未推动过台独的言论，周四引起台独领袖的批评。副总统吕秀莲指，李登辉的讲法，令台独支持者跌破眼镜。吕秀莲说：昨天突然听到李总统大转向，我祇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不可思义。

著名台独领袖辜宽敏，就批评李登



岩里政男

(1923-2020)

辉不再支持台独，是错误的决定。而且违背台湾的主流民意。辜宽敏说：心中有恨，就会判断错误。我遗憾的是，李登辉跟台湾的大众脱离。

立法委员李敖则表示，他查遍李登辉近年所有著作和言论，确定李登辉的确无骗人，李敖指，李登辉从政以来从来未讲过台独。

李敖说：“根据他的言论集，他从来没有说要台独。真的，他是反对台独。对李登辉而言，我一点都不惊讶；对别人我也不惊讶，因为没有人相信真的台独，都是假货吗，那里有真的台独？像辜宽敏，背叛了台独，在东京组织台独的时候，跟国民党的驻日本大使彭孟基秘密见面，然后回到台湾。他出卖了台独。所以今天很好玩，我们认为辜宽敏是台独大佬，他是台独的叛徒啊。”

民进党内虽然有人继续批评李登辉背叛台独，但亦有人赞美他诚实。前民进党立委沈富雄指，李登辉祇是把自己想到，什么对台湾有利，以及什么对台湾不利，坦白的告诉台湾民众，大家应该肯定李登辉的勇气。

当年李敖为什么坐牢

武之璋

【辰之案：文中“杜聪明”应指谢聪敏，“梁肃戎”应指梁肃戎，此系武氏原文，可见诸其部落格，我并未加以点窜。武氏记不清谢聪敏的名字也就算了，居然连国民党大员梁肃老的名字都记错，实乃一不及格的国民党】

李敖红遍海峡两岸多年，固然是由于李敖的才华、李敖的文章，但是也有很大的原因是大家同情李敖被国民党迫害，也佩服当年他敢反对国民党，李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悲剧英雄，当年国民党容不下一个才华洋溢的年青人，国民党真是混蛋。

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李敖成名在六〇年代，蒋介石尚健在，军国大事蒋介石一人说了算。李敖在文星杂志写文章，骂遍当时学



武之璋

者，一炮而红。当时李敖真是威震江湖，大家都惊为奇才。学界大老如胡适之、钱穆、姚从吾等都对李敖关爱有加，提携不遗余力，胡适之、姚从吾甚至拿钱给李敖。国民党大老如梁肃戎、王作荣、叶公超，甚至陈诚都私下里接见过李敖予以慰勉；文星杂志被查封关门，李敖的文章也被封杀，但是当时有很多人帮李敖讲话，没有人要关李敖。后来李敖以从事台独活动的叛国罪被判十年，国民党的起诉书李敖的罪状是：一、李敖是台独五委员之一。二、李敖替台独撰写台湾自救宣言。三、李敖协助台独领袖彭明敏逃亡。四、李敖替彭明敏到国际人权组织告洋状。

李敖对此一指控解释如下：帮彭明敏逃亡，替彭明敏到国际人权组织告洋状是有的，台独五委员以及扩写台独自救宣言是彭明敏、杜聪明攀诬他，其实并无其事。所以国民党不再容忍李敖，那么多大老也救不了李敖是因为李敖搞台独。害李敖坐牢的直接加害者，应该是攀诬李敖的杜聪明、彭明敏，怪得是李敖不恨彭明敏，只怪国民党。

试想在蒋介石时代一个帮助台独的叛国份子，被判刑十年，实际坐了五年零八个月的牢，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李敖是不是有点咎由自取呢？李敖的刑责是不是比别人轻呢？

我的意思不是说国民党该关李敖，而是李敖不该帮台独份子，更不应该在被关以后只恨国民党不恨陷害他的台独领袖彭明敏、杜聪明。李敖整天讲大是大非，而李敖大是大非的标准，没有人懂。

一代台湾精英的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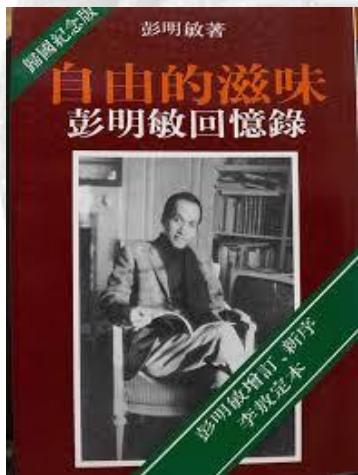
金钟

【辰之案：金钟是著名反贼，香港《开放》杂志的总编，现已润美。反贼自然是恨李敖的，所以谈到李敖也不会有什么好话。彭明敏与施明德都曾公开表示，民进党执政之后，不会进行形式上的独立，因为台湾实际上已经独立。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正如李敖所说，民进党完完全全靠骗来取得政权。民进党在没取得政权时吹下根本实现不了的牛，到取得政权的时候又无法兑现，才会说出这种话。如果此种状态的台湾已然独立，那要你们民进党干什么？要你彭明敏、施明德干什么？直接让老蒋当台独教父算了！】

彭明敏，在台湾被称为「台独教父」，本刊记者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曾访问过他，那时他刚结束二十二年的海外流亡回到台湾。前年，在台北的一个餐会上，我才第一次见他，他送我一本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我读了序言，一直未能读内文，最近，因涉及李敖坐牢问题，便展读了全书，觉得这是一本认识台湾、研究台湾非常有

益的书，虽然出版已三十三年，但仍给人以温故知新之感。可以了解彭明敏的身世，也可以了解台湾本土意识和统独之争的背景，而这些社会矛盾三十年来不仅没有解决，而是更为凝重而复杂。

有趣的是，彭先生送给我的这本书，是作家李敖的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特地为他出的「归国纪念版」，有李敖撰写的「彭明敏回忆录新版缘起」，是一个「彭明敏增订、新序」的「李敖定本」。收



《自由的滋味》

录了彭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等四篇文章和李敖接受郑南榕周刊访问的记录稿。因此，可以对当年的「彭明敏事件」作比较周全的透视。

最优秀的台籍学术精英

彭明敏，台湾高雄人，一九二三年生，现已八十二岁。他和李登辉同年，教育背景也相似。他们留学日本、台大同学，最后都成为台湾人的政治领袖和中共打击的对象。当然，他们的政治履历并不相同。彭明敏是福建移民在台湾出生的第五代，

父亲是医生，家境殷实。他可以上日本人的学校，一九三九年赴日读完中学和第三高校文科，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日本遭到美国猛烈轰炸时，投奔在长崎的大哥家，路上遇到空袭，被炸断了左臂，那时他二十二岁，从此成为「独臂人」。伤愈，在郊区亲见长崎被原子弹炸毁，日本投降后回到台湾。在台大政治系就读时发生二二八事件，接管台湾的中国军队与官员之落后、腐败与恶劣，加上二二八的屠杀，给青年彭明敏留下难忘印象。他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台湾」，不是他熟悉的「日本的台湾」。虽然有觉悟的台湾人在日治时期也要求自治、平等，但他们都享有高于中国内陆的现代生活。接着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内战中的溃退，二百万人逃到台湾。他们贪婪地吞噬日治留下的价值二十亿美元的财富，还瞧不起「被日人奴化的台湾人」。

彭明敏台大毕业不久，就进台大当助教。以学术成就而言，彭明敏是明显高于李登辉。一九五一年他拿到台大唯一的教师留学奖学金，赴加拿大、法国深造，研究「太空法」，得到硕士学位，成为这门新学问的专家，一九五四年又拿到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回国

后，一九五七年三十四岁便成为台大最年轻的正教授，各大学乃至政法学校都请他去讲国际公法，还有近百名学生要他做导师。李登辉则在一九五二年公费留美，修得硕士学位，一九五四至五七年也在台大任教，一九六五至六八年再赴康乃尔大学，获农经博士后，回台大、政大教书，获教授头衔比彭晚几年。彭明敏一九六一年再升级为台大政治系主任。

犹如学术明星般的跃升，加上精通日语、法语和英文，彭明敏一九五六、六〇年两度受基辛格邀请赴哈佛大学出席国际研讨会，并出任胡适为团长的西雅图中美文化合作会议，在蒋介石的宴会上，胡适特向蒋介绍彭。继而出任国科会的讲座教教，成为新闻人物，被任命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顾问，返国后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一九六三年被全国商会选为「十大杰出青年」。

台湾自救宣言案主角

李登辉从美留学回国之后，教书同时兼任政府农复会的工作并研究农业问题，职位不高，直到一九七一年向蒋经国报告工作时，被蒋赏识，才入阁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当李登辉在体制内循序渐进

之际，彭明敏的星途亮起红灯。有两个症状：蒋经国接见十大杰出青年时，彭明敏托病缺席，他不愿领受「特务头子」吹捧。蒋介石



彭明敏

(1923-2022)

召见后，手下拉他入党，也被他拒绝。不久发生了「台湾自救宣言」事件。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和台大毕业生谢聪敏、魏廷朝决定撰写一份文件，表达对台湾现状与前途的看法，由谢起草、魏协助、彭定稿。

文件初稿五万字，后压缩为七千字，名为「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内分八点主张：

- 一、世界必须承认一个中国、一个台湾。
- 二、反攻大陆绝不可能，是蒋介石向风车挑战。
- 三、反攻大陆只为了实行恐怖独裁统治。
- 四、国民党政府既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台湾。
- 五、庞大军费与高出生率将导致台湾自我毁灭。

六、经济政策不合理。农工贫困、少数富有。

七、国民党政策为了摧毁中产阶级，消灭反对势力。

八、台湾已是一个国家。不能幻想和平转移政权，

不能坐待蒋家穷途末路，把政权交给中共。

并提出三个基本目标：

一、反攻大陆不可能。推翻蒋政权，建立新国家。

二、制定新宪法、保障人权、实行民主政治。

三、以新会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

彭明敏在宣言的结论中提出：「中国只是两个是非：极右的国民党的是非，极左的共产党的是非.....我们要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从台湾选择第三条路——自救的途径.....推翻蒋介石的暴政，建设我们的自由国土。」宣言虚张声势称，自救运动在迅速扩大，「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

宣言经数月反复修改定稿后，很艰难地找到熟人印了一万份，准备好邮寄名单，寄给全岛各地以发挥影响，九月二十日他们三人

在旅馆中被便衣警察逮捕，原来是第一次找的印刷厂老板告密，他们已在监视之中。

「一中一台」理论的首创者

彭明敏为甚么要冒险干这件事？他在书中表露了心迹。首先，和他的国际法专业有关，他认为「从法律上说，台湾及其人民的国际地位并未确定。」他一直坚持建立一个国家的基础，不在于种族、文化和宗教，而在于「共同命运的意识与共同利益的信念。」其次是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以当时的学术地位与社会知名度，「我的房子总是拥挤着台大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有时市议员和地方政治人物也来加入谈话」，大家对「反攻大陆不可能」、「台湾迟早要被联合国赶出来」一类话题有高度共识。他和驻台外交官的接触，到处演讲和听众的交流，都讨论过自决权一类问题。换言之，彭明敏和他的合作者洞悉民意（可能是本土人士的民意为主），这样经年不断地沙龙式的讨论后，愤愤不平的忧患意识，使他们「感到厌倦了」，必须要有所作为。此外，国外的台独运动，恐怕也不无影响。战后，在日本美国的台独活动，此起彼落，台独的左派右派、刚派柔派，

早已成型，并是国民党当局着力打击的对象。彭明敏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时，还有台独人士见他，劝他政治庇护，他不可能不知道海外台独的主要要求。因此，宣言在日本出版后，彭明敏被称为「台独理论之父」。

宣言对于台湾问题的论述，确实有深度，看得准，有前瞻性，不仅首创「一中一台论」，而且尖锐提出「推翻国民党政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当局自然当作大案来办。追查后台，他们不相信本土人中文可以写得这么好，怀疑殷海光、李敖参与其事。令当局沮丧的是，宣言出自他们长期笼络的对象，已有崇高学术地位的彭明敏：「国民党上上下下都很惊讶，我在享受那么多人的荣誉和恩惠之后，竟然胆敢批评政府和蒋介石！」不错，彭明敏事件，是两蒋时代发生在体制内的最大台独案，其爆炸性影响可以想见。

精密策划偷渡出国

彭被判八年刑，关了一年零两个月，蒋介石亲自下令，予以特赦，并指示照顾他的生活。同案谢魏二人则无恩赐。出狱后，当局一面严加监视，一面继续怀柔，蒋经国亲切接见，垂问「有没有甚

么困难？有甚么事我可以帮忙？」彭暗忖道，不致过份罚他，是当局怕引起台湾人的深仇大恨，不如施以「再教育」，争取他为国民党服务，但彭一再拒绝官方提供的职位，只想回台大教书，官方对此拒绝安排。

长达四年令人窒息的日夜监视，彭明敏决心偷渡出国，经过精细策划，和国际特赦组织取得联系，他终于一九七〇年初化装出逃



包德甫

瑞典成功。回忆录详细描述行动过程，但未提到具体时间、地点与相关人物。据李敖估计与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甫在彭走前匆匆来台一趟有关。笔者听闻则是美国人的协助，从台中美军基地乘飞机逃走。有人甚至说，彭藏在一只大冰箱中进入基地。彭书中提到

「安排某些朋友在适当时候到台湾来……由居间帮忙的共同朋友安排担保……从头到尾盯住我。」

在通过最后一关时，「我一直凝视台湾岛屿和其灯火，逐渐在视线中消失。」这显然是在飞机上的观感。

李敖和彭明敏的关系

这里，应该补充一下李敖和彭明敏的关系。彭明敏到瑞典二十天后，才发布正式的逃亡消息，引起台湾内部一片大乱，相关大小官员被革职、查办，彭的亲友被拘押问话，包括魏廷朝、谢聪敏、李敖。李敖监视跟踪十四个月后被捕，被判刑十年，后蒋介石逝世，减刑为五年八个月，「罪状」是「李敖明知彭明敏有叛乱前科，其叛乱之念未泯，仍秘密与之交往……」连同其他指控，皆属已予否定之罪。但李敖和彭明敏过去的关系（尽管今天他们已若陌路）是否有可议之处？

彭因台湾自救宣言案入狱继而获释后，门前冷落，亲友走避，惟李敖是「极少数极少数例外之一」，「李约我每月密会一次」，彭说一九六九年起，李敖曾为他转出一些（准备偷渡出国的）的重要信件。彭八九年自序中称「李敖定本是际此乱世，两个书生，在波澜万丈历尽苦楚的生涯中，永年友谊的一个里程碑。」李敖亦回

之以对彭老师高度的礼赞：「他是我台湾人朋友中，最有志气、最有学问、最有高度教养的伟大知识分子。」李敖回忆那段友谊是「相濡以沫，日久更见人心。」彭约调查局处长吃饭，李敖出面；调查局长沈之岳请吃饭，也一道请彭与李敖两人。

一九八六年二月李敖在自由时代周刊访谈中，亦谈到许多与彭明敏的交往。标题就是「助他一臂之力——李敖谈彭明敏」。他说彭特赦后「我们俩常在一块儿喝酒聊天。」「彭先生前后整个的心路历程，我想我比他的学生们还了解。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跟我每次联络，是朋友式的，并无拘束。」李敖最后说：「海外台湾人对彭先生的支持，是七折八扣式的，甚至还有人身攻击他，这显然是忘恩负义、数典忘祖的小家子气行为。彭先生是台湾人反国民党的先进与先知，他从孤军奋斗中走出并出走，又从出走中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他是最优秀的，大家应该追随他。」

这是一九八九年收入李敖定本的彭回忆录中的文字。李敖说他和彭交往中从不谈「台独」，但这些文字已是无声胜有声。不说台湾自救宣言是台独的经典之作，彭出走后，一九七二年即出任台独

联盟总本部主席，确是在「鼓动风潮，造成时势」，独立运动已是彭先生数十年不移的志业，舍此，追随他甚么呢？

因此，李敖因彭案坐牢是冤狱，然而，事出有因。至少他不能撇清那时和台独的干系。

体制外播种 体制内收获

台湾战后迄今的历史，是一部独立运动与民主运动交织互动的历史。在终结威权体制的纪念名册上，彭明敏、李登辉这对同龄人占有明显的位置。他们是台湾本土精英的杰出代表，他们成名于两蒋时代，选择了体制外与体制内的不同道路，但殊途同归，都为台湾的自主与尊严作出非凡贡献。彭明敏在六十年代放弃依附权势的青云路，自我放逐二十二年，饱经风险与失败，但他的奋斗和他的思潮，换来国际社会的同情，更是台湾不屈的象征。他在六四年宣言提出的目标，已成为今日许多台湾人的愿景，他不仅是反威权统治的先进先知，也是台湾未来的先进与先知。

李登辉走的却是另一条内敛沉稳、大器晚成的道路。在彭明敏逃亡两年后，他才初露锋芒，进入高层政治。去年国史馆出版的口述历史「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首次坦陈他和彭明敏的关系：

「我和彭明敏的关系，主要也是因为黄彰辉和台南神学院。彭家好几代都在长老教会，和黄彰辉很好，我认识台南神学院的人，



黄彰辉

(1914-1988)

才有机会和彭在一起。……在日本时，我与他不相识，但是我知道有他这个人。战后从日本回台湾，透过刘启瑞的關係，我才和彭明敏认识，但也不是很密切，没有甚么来往。……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被捕，之前他和一名美国人一起吃过饭，黄彰辉认识这名后来被驱逐出境的美国人。我当时

想，彭明敏怎么会做那种事？他各种条件都很好，是台湾知识分子中升官最快的学者。彭明敏当官和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有关，不知是不是住得近的关系，彭明敏和中研院总干事全汉升很好，他把彭

明敏介绍给胡适，胡适再向蒋介石推荐彭。一九六一年我还在台大当讲师，彭明敏已经是联合国顾问。谁知他忽然转变，写出《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而被捕。当时我根本没管这些事情，我连自己会不会在黑名单里、哪时候会被抓走都不知道，所以尽量避开这种事。」

读者当可在这段质朴的文字中，看到彭李二人的区隔与命脉相通之处。李登辉一九七二年入阁正是蒋经国在中华民国失去联合国席位出任行政院长，接掌大权，开始提拔本省精英之际，蒋介石去世后，本土化、民主化更是小蒋的施政指标，于是李登辉得以从政务委员、台北市长而台湾省主席，八四年被蒋经国选为副总统，这时党外势力已逐渐壮大，李登辉的务实风格，使他顺利成为蒋的接班人。他总是说这是「历史的偶然」，可在局外人看来，却是偶然之中有必然，那就是蒋经国晚年昭示的，「国民党不本土化不行」。李登辉继任大位之后，在蒋经国最后开启的民主改革列车上，勇往直前，那是顺理成章的事，终止戒严，修改刑法第一百条、六次修宪，直到总统直选、落实主权在民，台湾终于走出四百年的悲情，

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民主自由国家。现在只有那些为偏见、私利所迷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体制外播种，体制内收获的「宁静革命」，是台湾民主化的特色。从彭明敏到李登辉，凡四十年之功，完成了埋葬威权体制的壮举，台湾人登上了可以自决命运的舞台。今天李登辉功成身退，回到民间，主持群策会制定《台湾二十一世纪国家总目标》，就是新时代的台湾自救宣言，显示永续的历史记忆。然而，新的使命再度降临，一个日趋强大的威胁步步紧逼，红潮正在渗入这块蓝天绿地的沃土。彭明敏、李登辉代表的战后第一代本土政治家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已垂垂老去，相信后起的接棒人，会珍惜他们创建的精神资源，迎接挑战，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

缅怀历史的先行者谢聪敏先生

陈婉真

第一次看到谢聪敏，大约是在「中坜事件」过后不久的1978年。我那时还在《中国时报》担任（台北）市政小组召集人，平常和党外人士往来，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田朝明医师家碰面的。田妈妈说他坐牢时被刑求，差点死在狱中，狱方视他为十恶不赦的犯人，长期关在狭小的独居房，刚出狱时连讲话都讲不轮转，因为太久没有讲话对象了。

我看着瘦弱的谢聪敏，听着田妈妈说他可能活不久，特别去他位在敦化北路及仁爱路附近的住处拜访他。到他家的巷子很长，他住在巷底，门口



谢聪敏

(1934-2019)

搭了一间工寮。当时台北市到处大兴土木，到处有工寮，但那间工

察其实是特别搭建来监视他的。工寮里随时有两个人 24 小时轮班，巷口一有人出入，监视者就站出来直视访客，直到访客进门后，依旧站在门口，故意让我们知道他们在监视，那时的国家机器是这样制造紧张气氛的。

我决定和陈鼓应联合竞选时，田朝明医师等独派朋友有意见，也是他主动出面游说大家，认为党外势力太小，一定要不分统独联合起来对抗国民党，他还带我去拜访台大教授李鸿禧。

「美丽岛事件」前半年，国民党对付党外的政策突然转变，原本很多人申请出国都被拒绝，五月间，我已经送出快半年的出国申请表突然获准，一时之间陈菊、陈鼓应、张富忠等人也纷纷去向情治单位抗议，竟然都获准出国了（1978 年底因中美建交，台湾的国际局势益形孤立，政府开始开放出国观光，在那之前台湾人要出国非常不容易）。大家匆匆赶办出国手续，没多久，谢聪敏也搭上那一班出国潮，前往美国，后来我们两人都成为「黑名单」。

谢聪敏不久就在纽约遇到他的夫人邱幸香，两人很快结婚，育有一子。

出生于 1934 年的谢聪敏，30 岁那年他还是政大政治研究所学生时，便因起草《台湾自救宣言》，和他的老师彭明敏及同学魏廷朝同时被捕。1970 年出狱后，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带着《纽约时报》记者 Donald Shapiro 到刺蒋（经国）案主角黄文雄位在新竹的家中采访，记者反而担心他的安危。

果然，1971 年他再度被捕，被刑求得差点死在狱中，其中一项「背宝剑」的酷刑，就是逼囚犯双手一上一下高举在背后，再以棍棒让囚犯双脚悬空；有时甚至整个人被上下倒转，长期悬挂下来，导致双手脱臼而不自知，他只觉得全身疼痛，必须长期服用止痛药。

直到年老时，疼痛更加严重，医师帮他照 X 光，发现双肩严重变形，已经无药可医，只能长期吃止痛药，导致最后不得不开始洗肾。洗肾后疼痛更严重，医师一度开吗啡让他止痛，却因洗肾病人无法排除吗啡的毒素，一度陷入嗑药反应，让谢太太大为紧张。

很多人说他经常面带微笑，他在彰化选立委时，彰化乡亲私底下都称他为「啦嘻的」，台语原意为带有贬意的傻笑，乡亲倒是比较想表现他的大智若愚及亲民的意思。

他自己常说他是书呆子，他真的很会读书，也很会考试，而多年坐牢，让他养成可以长期关在书房读书而能自得其乐的生活习惯。所幸他的妻子邱幸香虽然来自屏东医师家庭，对谢聪敏生活起居的照料可谓无微不至。他担任公职时，很多对外联系及选民服务，都可以看到谢太太忙碌的身影。

离开公职生涯后，和很多民选公职人员一样，他没有退休金，只靠领取两次坐牢的补偿金买了一栋房子。邱幸香原本在美国就从事房地产中介业，纤瘦的谢太太就靠着房地产中介的本行，独力支撑家计。近年谢聪敏几乎天天进出医院，她的照顾更是倍极辛苦，但她咬牙撑着。她说夫妻本来就要如此，那是她对上帝的承诺。

其实谢聪敏微笑的背后，有着对台湾社会的理想与期待，而且他锲而不舍持续推动。



谢聪敏全家福

1964 年他的自救宣言，是战后第一个对台湾前途提出具体主张的行动；

1986 年，他在美国黑名单时期，和许信良及林水泉联合闯关，为海外突破黑名单的返乡开出第一枪；

1991 年他回台后在二林故乡参选国大代表，遭到黑道殴打得头破血流，他和许多民进党人士不畏恶势力的威胁持续奋战，并出版《黑道治天下》一书，有效扼止黑道乱政的地方政治乱象；

1992 年起他在立法委员任内，为全体政治受难者发声，催生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2006 年完成立法)，为转型正义的工作迈出了第一步；

他在立院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总统府国策顾问任内，积极追查拉法叶舰弊案，多次前往法国，成功追回 8.75 亿美元的法国政府赔偿金，他却因而被迫退出民进党，此后即较少参与公开的政治活动。

他为了帮很多政治受难者追讨被没收的财产，积极申请大法官释宪并向监察院陈情。2010 年，监察院作成 1949 年颁布的戒严令

因为没有总统的命令（当时的总统李宗仁逃到美国，蒋介石下野），程序有瑕疵的决议。只可惜后续政府并没有处理，这应是他离开世间时的一大遗憾吧。

他几乎可以说是台湾民主化以来非常特殊而另类的政治人物，不谋己利、不竞逐权位，一心一意只想着在每个岗位上如何能让台湾更好。直到他身体日渐走下坡时，刚好「时代力量」推派冯光远出马角逐林口区的立法委员，他很高兴，常常去为冯光远加油打气，可惜后来冯光远无法参选到底。

谢聪敏则在想着如何弭平省籍之间的裂痕，他始终觉得转型正义一定要涵盖省籍矛盾的彻底解决。言犹在耳，我们当时还觉得他多虑，而今看看「韩国瑜现象」，或许谢聪敏的思考才是对的。

这样的人当然有他的坚持与脾气，他自己就常说，他台中一中的同学李敖是被他陷害的。他在被刑求时供出李敖是台独首领之一，大统派的李敖因台独案被捕，这事只有谢聪敏做得到。但两人一直维持很好的关系，彼此互相尊重。

1980年美丽岛事件后，他为了加紧推动在海外办报的工作，自己跑去和一位商人谈好合作方案，回来要我去做后续联系。我反对，他大骂我心胸狭隘。我和他吵完架后去和对方洽谈，对方第一句话就说：「合作办报可以，但谢聪敏政治犯的身份敏感，他不能参与其中。」他听了也只能笑笑了事。

一个有血有泪、有理想有行动、面带微笑却心怀建国大方向的民主推手，在越来越庸俗化越唯利是图的政治界，逐渐被推向时代舞台的黑暗角落。而今他的悄然离世，能不能引起若干人士的重新反省：台湾的政治菁英们，究竟对于国家的前途，有没有超越前辈想法的眼光？究竟要把国家带往哪个方向？

谢聪敏先生的告别礼拜，订9月21日上午10:00，在台北市万华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艋舺教会举行。家属很低调，不发讣闻，恩辞花圈花篮奠仪。谨此向谢聪敏先生为台湾民主运动所作的牺牲与贡献致敬。

台湾自救宣言：谢聪敏先生访谈录

[节选]

谢聪敏

第一次出狱 传出政治犯名单

我第一次送出的政治犯名单，是由安坑军人监狱和保安处东所的政治犯收集的。第一次入狱期间在安坑坐牢时，一位负责送馊水养猪外役政治犯王金来，他用脚踏车骑到台北彭先生的宿舍替我传信，回来时告诉我彭先生要我收集安坑和东所的政治犯名单，以便进行救援政治犯的后续行动。彭先生拿到名单之后，转送至美国大使馆的一位一等秘书。他是美国政府安排专门和反对派人士来往的外交官。因此这份名单应该已在美国「国家档案暨文件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简称 NARA) 的收藏之列。

第二次送出的政治犯名单，则是泰源监狱的政治犯名单，是第一次出狱期间遇到「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 Martin Ennals，他带

彭先生的信给彭太太，他说愿意认识台湾政治犯家属，我去找几个政治犯家属代表和他见面，包括柏杨的太太艾玫、陈中统①的太太、



艾玫

林水泉②的妈妈，以及魏廷朝和李敖。Martin Ennals 住在第一饭店，国民党为阻止他和政治犯家属见面，饭店竟整栋停电，连电话也不通。

最后我带他到李敖家和魏廷朝、李敖见面时，李敖将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托他带到国外发表，以揭露国民党政治冤狱事实，建立政治犯救援管道。

泰源监狱政治犯那份名单，是因谢雪红逃亡海外「知情不报」被关十几年的蔡懋棠③，出狱时自泰源监狱将名单带出，可能因为他担任总务科外役，出狱时就可以顺便将名单夹带出来，没有被搜查到。出狱后东京外语大学毕业的他，在何景贤的台湾语言学校教授台语④，认识来学台语的唐培礼，而将名单交付给唐培礼，唐培

礼再转给孟祥柯⑤，孟祥柯继而交给李敖转送 Martin Ennals。⑥那时是一九七〇年，彭先生已经离开台湾，我和魏廷朝带 Martin Ennals 去李敖家拿到名单后，在李敖家楼上看到跟监我们三人的特务聚集在楼下，大家笑称是「台湾治安良好的表征」。李敖用相机拍下这个画面，并连同在彭先生宅前拍摄的特务照片，一同交给 Martin Ennals，Martin Ennals 直接把名单和照片带到日本让台独联盟刊登。⑦照片一刊登出来，名单加上照片合在一起，警备总部就判断出是李敖提供的，这是特务后来逮捕李敖的根据。

李敖很会收集数据，有一套独到的管理方式，我到他那里看数据，才知道国民党曾经做过那么多祸国殃民的事，这是李敖对反对运动的一大贡献。许信良说他去李敖家，李敖拿出他在中学时期所写的文章给他看，这是连许信良本人都不记得自己曾写过的文章，由此可见李敖收集资料的本领。

李敖和彭先生是旧识，一九八〇年代李敖和党外彼此斗争不合，李敖指责康宁祥放水云云，彭先生一回国，党外人士包围彭先生，讲李敖的坏话，彭先生可能就因此再也没有和李敖见面。李敖认为

他过去曾帮助彭先生，没想到彭先生回国后却不敢与他相见，后来李敖打算出书，我曾想尽各种办法安排他们见面，但彭先生已不自然，李敖也不愿意，所以李敖后来又写了《你所不知道的彭明敏》，彭先生见书之后非常不高兴，要求我日后别跟李敖来往，但我想，在最艰苦的患难日子中，李敖都没有因为害怕而放弃彼此之间的友谊，要怎么不见面？

第三次送出政治犯名单，则是在第二次入狱前，我请已出狱的蔡金铿⑧收集政治犯名单，蔡金铿转托安坑军人监狱的外役蔡财源⑨（按：应为景美看守所），收集各政治监狱的犯人名单，陈中统也居间帮忙，最后交给我送去伦敦「国际特赦组织」（AI）的总部，先后发表在AI的机关刊物



《你所不知道的彭明敏》

和《台独月刊》⑩，并促使AI发表《台湾人权报告》对国民党施加压力。我被捕之后，蔡财源也被刑求到脊椎变形、加戴六个月的脚

镣，并且加重三年刑期，所以我前后总共经手传递三次政治犯名单，但因为第一次交给美国大使馆，没有发表，目前看到的只有两次的名单。

当时美籍神父郭佳信⑪在彰化埔心的「天主教圣马力诺教会」服务，我忘了我是怎么认识郭神父的，但郭神父和谢文村认识在先，谢文村向郭神父提起我的事，郭神父就跟谢文村说，如果我要逃亡，可以躲在他的教会。后来陈菊曾经躲到他那里去，也因为这样，我南下为一群神父举办一场专题演讲，谈论国民党的人权迫害。这等同于放火之举，因为那些神父又讲给他们的信徒听，所以国民党将这些神父都驱逐出境。我在纽约曾遇到他们，他们被驱逐之后，天主教会并未善待他们，任他们以打零工的方式替人油漆维生。当时我和这群神父一起开会时，天主教会已表达反对之意，但神父们还是愿意帮忙台湾人，天主教会苛待同情台湾的神父，这群爱护台湾人民的神父，着实令人十分怀念和敬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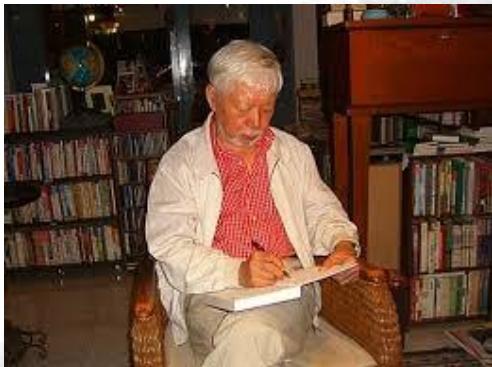
后来，我在谷正文的《牛鬼蛇人》书中，看到继雷鸣远神父担任「抗日除奸团」团长的山西神父李广和与妻子刘秀芳（按：应为

刘秋芳），夺走政治犯刘明在开封街的两栋楼房，山西神父李广和是国大代表⑫，其妻子刘秀芳则是立法委员⑬，原本在「中美合作所」做交际花。天主教神父的上层，竟是由这样的中国菁英领导，幸好基层的神父总是默默为台湾这片土地耕耘，任劳任怨，令人感念。

第二次入狱 两包羊粪案

第二次入狱被侦讯及刑求的情形，我在〈从日本送来的两包羊粪〉一文已有部分说明。在我被捕前，先有台北「美国花旗银行」（按：应为美国商业银行，以下同）爆炸案和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有一天颜艮昌⑭跟我说，有日本人去找他，他介绍那位日本人住在西门町的旅社，也带日本人去北投洗温泉、喝酒。后来，日本人又来找他，还送他一盒羊粪，要他转交给台湾神学院的教务长唐培礼。颜艮昌跟唐培礼讲有人要送他羊粪后，旅社的人打电话来说日本人被抓走了。颜艮昌问我：「那盒羊粪怎么处理？」又说警备总部官员警告他：「那盒羊粪不准动。」我知道已有事故发生，颜艮昌也随之另觅他处躲藏，并嘱咐唐培礼不要来领羊粪，也由夫

人转告我，他在安全的地方，要我不用为他担心。警总拿走羊糞，发现羊糞里面藏有炸药。在这之前，作家孟祥柯（孟绝子）在李敖



孟祥柯

(1930-2017)

家曾跟我说，陈逸松的女儿通知他陈逸松被抓走了。原来这位日本人送来两包羊糞，一包给陈逸松；一包交给颜良昌转给唐培礼夫妇。

我觉得事情可能非常棘手，因为依陈逸松的身分，照理说不该被抓。他曾和高玉树同时竞选台北市长，本身又是律师，是政治前辈里声望很高的人。我判断事情很麻烦，于是去找《纽约时报》记者沙荡，跟他说陈逸松的事，要他发新闻，于是他叫人拿到香港去发。其次是找大学时期的旧识吉田，他当时是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我就打电话给他，吉田出来跟我见面，我跟他说明这个情形，日本大使馆就出面，不知道说了什么条件，警备总部才释放这个日本人。

我在大一时透过台大登山会的陈进财和三宅清子夫妇认识吉田，陈进财在登山社当向导，三宅和他就是因登山相识而结婚。陈进财夫妇自一九七〇年代开始从事台湾政治犯救援工作。陈进财和谢文村很好，和包奕明是大同中学同学。我第一次出狱后谢文村曾带我去陈进财家，陈进财跟我们说吉田现在在日本大使馆当一等书记官，我和吉田很久没有见过面，但是陈逸松出事后，送羊羹的日本人被抓去时，我想起吉田在日本大使馆工作，遂请日本大使馆出面救援那位日本人。

后来我在休斯敦访谈陈逸松。他说他为那包羊羹被抓去三天三夜，疲劳讯问，他被问的焦点是他床头放的一个日本精工社(Seiko)闹钟。闹钟因为老旧损坏，陈逸松就拆开想试试看能不能修好。他拆开之后，由于零件太多，无法组装回去，就摆在那里。但警总到他家里搜查羊羹时，发现拆解的闹钟，就认定是设定定时炸弹的证据，于是将他抓走。当时台北「美国花旗银行」有爆炸案，在这件爆炸案发生前，台南「美国新闻处」也发生爆炸案，爆炸案的炸弹就是用精工社的闹钟。警总认为分解闹钟就是为了要组装炸弹，陈

逸松对此百口莫辩，幸好陈逸松非常孝顺，为感念母亲守寡把他养大，送他去东京帝大念书，凡是吃的东西，他都会先供在母亲灵前多天，这包羊羹因此连包装都没有打开。

警总官员一开始没有找到羊羹，后来找到羊羹时，警总的人将它一块一块地切开，没发现什么异状，再加上日本大使馆出面，还有《纽约时报》记者沙荡对外报导陈逸松是因为参与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挟怨报复因而被抓，最终才得以获释。



陈逸松

(1907-2000)

警备总部转至颜良昌家里守株待兔，我还傻傻地跑去颜家打听。当时颜良昌已躲起来，我回去没多久就被抓了。我被抓那一晚，约了唐培礼在台北马偕医院对面的一间水果店，店的前面在卖水果，但后面在卖咖啡，有一些座位。我们就在那里谈话。唐培礼告诉我说将有麻烦，要我小心安全。那晚还遇到一位美国人理凯特（Rick Richette），

他是美国中情局（CIA）的人。那天他替彭教授送钱给我，我拿了钱之后，回去就被抓了。

抓我的时候，台北市警察局安全室主任卢金波带着里长和一份文件前来，那份文件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国会议员弗拉萨一篇关于台湾政治犯问题的演说稿复印件。卢金波说政治犯就是叛乱犯，为叛乱犯说话就是「为匪宣传」，他硬是栽赃那份文件是从我的房间搜查到的，然后就铐住我的双手把我抓起来，有里长签名，魏廷朝也随之被捕，那天是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注释

①编注：陈中统（一九三七～），为陈映真成功高中同学，两人曾于一九五七年刘自然事件上街抗议，陈中统就读高雄医学院、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研究所，在日本期间接触台湾青年独立联盟。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因父亲病重返台，来年二月六日与蔡宪子结婚，新婚十五天于蜜月旅行后，二月二十一日即遭逮捕，判刑十五年。一九七五



陈中统

年蒋介石过世后获减刑，自一九七〇年在景美看守所医务室担任外役，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狱，系狱十年。在医务室期间，利用职务收集政治犯名单，并与外役蔡财源合作辗转送出海外刊登。

②编注：林水泉（一九三七～），松山人，松山初级商业学校



林水泉

(1937-2023)

肄业，家里经营米厂、旅社等生意，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岁的林水泉参选议员，差一百五十七票落选，却因选举时骂国民党，于同年四月六日被送去小琉球、屏东大鹏农场管训，时间一年八个月。一九六四年再次参选议员当选，彭明敏曾投他一票。一九六七年九月在市议员任内，因与许曹德等人组织「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被捕，判刑十五年，一九七五年蒋介石过世获减刑，一九七七年出狱。

③吴俊莹注：蔡懋棠（一九二二～一九七八），鹿港人，十四岁赴日留学，东京外国语学校毕业，一九四五年四月毕业返台后，曾任省立台中商业学校专任英文教员、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部军委一阶译述员，被捕时则为合作金库总库办事员。蔡懋棠判十二年，一九六三年出狱后，一九七一年因遭控泄漏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再度被捕，判感训三年，交由家人保护管束。蔡懋棠之兄蔡汝鑫，则是在叶敏新等叛乱案中被控与共党发生关系，为匪工作争取干部，虽是「外围分子」，但被认为匪嫌甚重，在核覆时被加重判刑。

④ 编注：何景贤（一九三四～），嘉义人，为中华语文研习所创办者，该研习所英文名为 *Taipei Language Institute*，所以又称台北语言学校，该学校是许多来台传教士学语言的地方，甚至到一九七九年前美国在台协会人员也都是在此学校培训中文。TLI 曾有乡土语言课程，但蔡懋棠应该是在设于台大的史丹福中心任教，有教台语与日语两种说法。

⑤编注：孟祥柯（一九三〇～二〇一七），辽宁人，笔名孟绝子，曾为台大外文系图书馆管理员，与党外人士往来密切，一九七

一年因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泄漏案，遭羁押两个月后以保外就医获释。

⑥吴俊莹注：泰源监狱的政治犯名单，应为孙家骥所自狱中携出，孙因被派在医务室负责登记领发药品，因而能够接人犯名册，一九六七年孙将名单夹带出狱。孙家骥与蔡懋棠曾同为狱友，两人出狱后仍有往来。后来孙持有的政治犯的名册，分别给过在台大史丹福中心任教的蔡懋棠，以及当时台大历史系讲师的郑钦仁。后来，蔡懋棠透过史丹福中心的同事魏益民，将名单交到关心台湾政治犯的唐培礼手上。至于李敖所拿到的名单，如谢聪敏所回忆，来自孟祥柯，但孟应该也是自蔡懋棠所拿到，而非唐培礼。

⑦编注：按张炎宪在《梅心怡 Lynn Miles 人权相关书信集二》之序〈民主人权与政治犯救援〉，分别发表于台湾独立联盟刊物《台湾青年》杂志一二〇号、一二一号、一二三号、一二五号（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与十二月、一九七一年二月与四月）。出自张炎宪、沈亮编，《梅心怡 Lynn Miles 人权相关书信集二》（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二〇〇九）。

⑧编注：蔡金铿（一九三四～），

台南人，南英商职毕业，因从事药物中介时卖到过期药品，被关四十天，期间认识廖启川，退伍后从事食品加工生意，与廖启川偶遇，被卷进廖启川台独案，一九六二年遭捕，一九七〇年出狱。出狱后有协



蔡金铿

助将当外役的蔡财源送出的政治犯名单，转给谢聪敏。一九七一年二月因台南美新处与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爆炸案再度被捕，关押一九一天后释放。

⑨编注：应为景美看守所不是安坑军人监狱。蔡财源（一九四〇～），高雄人，一九六二年因与施明德等的台湾独立联盟案，遭判十二年，在景美看守所期间担任洗衣工厂外役，辗转送出政治犯名单，一九七一年因此案遭刑求，最后判感化三年。

⑩编注：《台独月刊》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于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创办的刊物。

⑪编注：天主教圣马力诺教会美籍神父郭佳信（一九三一～二〇一五），出生于纽约，一九六二年来台，任彰化埔心罗厝天主堂驻堂神父，因两次庇护陈菊，在一九七九年遭驱逐出境。二〇〇〇年政党轮替后，才又返台拜访。

⑫吴俊莹注：李广和，一九〇〇年生，山西襄垣人，法国里昂大学法学博士。曾任晋冀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军事委员会华北军事特派员、保密局华北督导组中将组长、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监事。长于特务、情报工作，一九五三年过世。

⑬吴俊莹注：应为「刘秋芳」。刘秋芳，荷兰公教大学哲学博士。一九二七年加入国民党，一九三八年任平津妇女地下工作大队上校大队长、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中国天主教文化协会顾问。中国对日抗战期间，曾被日方宪兵捕获刑求，始终未供认军统局有案。战后天主教主教于斌曾致函蒋介石以刘秋芳有忠勇爱国事迹，以社会贤达支持立委竞选。一九五〇年六月刘在台递补「附逆」北平市立法委员当选人李蒸之缺额。

⑯林易澄注：颜良昌（一九二一～二〇〇八），劳工运动家。

曾任国民大会代表，台北市总工会理事长，主持台北市印刷工会，抗拒当局压力承印《自由中国》。与谢聪敏于彭明敏出走后相识，两人常在西门町日本酒馆小酌。两包羊羹案中，谢聪敏始终未供出颜良昌躲藏下落，让他得以幸免



李敖写过“捧毛文”吗？

辰之

有几位读者在我往期文章下留言，对李敖颇为贬损，交谈之下，乃发现此辈贬损李敖的证据居然是网上一些署名李敖的“捧毛文”和“颂日文”。这几位读者谈到的“李敖文章”，使我倍感茫然，



毛泽东
(1893-1976)

我读李敖的书虽不多，总还是看过他的作品目录，怎么从未听说过这几篇文章？细一对照，根本是托名李敖的伪作。鉴于此类文章流毒深远，故我特充一回照妖镜，叫这些假货统统现形。

李敖对网络和电脑大体上是持讨厌态度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认为使用电脑和网络就像“从垃圾里面选资料”。李敖此语虽不乏对信息化、

数字化的偏见，却也一语道破了个中弊端。互联网虽然使得信息的传播与接触呈几何形式增长，但同时泥沙俱下、珠目相杂，一些谣言、伪证、假话、骗术也随之而来。而使用者如不具备分辨能力，则很可能被虚假信息蛊惑，甚至成为虚假信息的参与者。李敖对此所表现出的深恶痛绝，一方面就来源于其长期承受着由互联网虚假信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互联网上污蔑李敖的形式多种多样，诸如断章取义、凭空捏造、真假掺半、托名作伪等等。其中托名作伪一项，由来颇为悠久，从八十年代末台湾全能出版社所出版的大量托名李敖之书目，到后来大陆出版的《李敖对话录（A）》《李敖对话录（B）》《李敖谈男女》《我来揭文人的底》《李敖“变脸”三部曲》《教眼看人生》《笑谈人世情》，几十年来层出不穷。进入一〇年代，托名作伪之阵地自图书市场转移至网络，大量署名李敖的烂文章开始出现。

我在互联网上粗略查找了一下，并结合李敖所见伪文名目，列举出托名李敖的假货包括但不仅限于如下几篇【辰之案：下开各文章或仅名目有异，而行文相同者，不及细查，读者可自行辨别】：

- 《台湾李敖谈中日，令国人汗颜！》
- 《我眼里的毛泽东》
- 《李敖十评毛泽东》
- 《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要参拜靖国神社》
- 《李敖谈钓鱼岛争端，一句话令13亿中国人汗颜！》
- 《李敖竟如此评说习近平》
- 《我为什么要喊毛泽东万岁？》
- 《习近平伟大到哪里了？》
- 《李敖自白：我为什么偏袒共产党？》
- 《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
- 《要按毛泽东的路子，中国早已超美》

以上文章并非全部托名李敖之伪作，或有遗漏，读者若在网上发现有疑者，可自省参考《大李敖全集5.0》等网站查找对比。当然，这里说的是对李敖文字和语言风格并不十分熟悉的读者，若您对李敖的文风有所了解，其实一眼就可看出此类文章的低劣，这些文章只是单纯模仿李敖语气，实际与李敖本人的文章相去甚远。

当然，有一些人会因为这些假文章而喜欢李敖，但也会有一些人以此来污蔑李敖，故而还需正本清源，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既不夺人之美，也绝不承人之辱。

在这些烂文章里面，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当属《我为什么要喊毛泽东万岁？》一文，其标题名繁多，但内容基本相同，秦明曾在《左翼被“钓鱼”往事》一文中对这篇文章的内容进行了查证：“事实上，这篇文章前半部分摘取了李敖 2005 年 7 月 21 日凤凰卫视的节目《李敖有话说》中文字内容，后面的绝大部分则是摘取网文《谁是中华民族千古第一巨人》的一部分。”

粗看这些文章，多为激进左派论调，许多内容更是与李敖的一贯主张相违背。如李敖曾义卖藏品筹款义助“慰安妇”，以抗拒日本团体之侮辱，又曾资助高金素梅向日本抗议。可偏偏有极端民主主义者写下《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要参拜靖国神社》一文，借李敖之名行世，实在是对李敖的侮辱。

李敖本人对这种挂敖头卖狗肉的无耻恶行自然十分挂怀，他不止一次的在微博中表示自己的不满：

(2013年2月3日)二姐的朋友，看到2010年7月4网上李敖捧毛之作，很奇怪。二姐问我，我说我只写过批毛的，登在香港的两家杂志，从没写过捧毛的。这种假文章，是谁干的，要悬赏捉拿了。上海大流氓杜月笙自嘲“人家利用我们是看得起我们”，但利用到冒名行文，就太扯了。李敖文笔一流，会烂成那样么？

(2013年8月3日)答好友潘毓刚教授：小潘，你传来的所谓《李敖评毛泽东》，小屯打印出9页，转给我了。当年我坐牢时候，碰到因案下狱的大国特范子文处长，他自豪的说：“我可是英国皇家情报学校毕业的，是不是共产党，我一闻就知道！”如今，我戏套他的话告诉你：捏造李敖的文章，我一闻就知道，写得太烂了！



潘毓刚与李敖

(2015年4月20日)……小潘又是我美国的“网民”，一再传资料来。很多化名李敖的假文章。还胡说比李敖写得还好呢。

(2015年4月23日)潘毓刚又传来一篇冒充李敖的假文章：

《李敖：要按毛泽东的路子，中国早已超美》。希望借李敖之口以肯定毛。不过毛承认他搞革命内行搞经济不行。邓承认毛的失误在不能释放出生产力。要觉悟“穷不是共产主义”了，中国才有转机；毛的终点到了，中国才有起点；邓超毛了，中国才能超美。

(2015年7月6日)在台湾，李敖有一个；在大陆，李敖有两个：一个是苦海余生、在新浪微博的李敖，是真李敖；一个是大神附体、被各路人马捏造的李敖，是假李敖。假李敖又出书、又帖文章、又捧国家领导人、又腰缠党中央万贯，甚至结婚次数也比台湾李敖多。共产党不会这么卑鄙的造假，但乐观其假，它一定有份。

(2015年7月9日)这一阵子，发现4篇文章，都不是我写的，我未曾授权、未曾追认、也未曾默认：1.《李敖十评毛泽东》2.《台湾李敖谈中日，令国人汗颜！》3.《李敖谈钓鱼岛争端，一句话令13亿中国人汗颜！》4.《李敖：毛泽东伟大到哪里了？》中国本有“借你人头一用”的传统，如今只借大名不要人头了，宽大多了！

(2015年9月14日) 它真有趣！它不喜欢你哭、也不喜欢你笑，它喜欢你啼笑皆非、哭笑不得。你自己写的真文章，它查禁；别人捏造你的假文章，它放行。你自己出版的书，它查禁；别人捏造你的书，它放行。它没有神经病，也没有精神病，但有神经精神病：它以假作真，盯着你的神经或精神，盼你以真作假。它真有趣！

(2016年8月21日) 《世说新语》描写：“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这段话，演变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成语。到了现代，人变坏了，喜欢“借李敖文章，泄自己私情”了。他们捏造李敖文章，大拍自毛泽东以下国家领导人的马屁；又大骂蔡英文之流。所捧所骂不论是对是错，都不是我写的。特此声明如上。

(2016年11月14日) ……今天李敖为什么天天在微博大放厥词？目的有三：1. 李敖不忘祖国。2. 祖国不忘封锁但网开一面。3. 外面假文章太多，李敖宣示主权：一概否认。

遥想当年大陆的出版品领域，李敖的盗版书、伪书海量现世，少数正版授权书又面临着残酷的审核制度，李敖在损失版税的同时，

也只是允许删减但不允许改动。如今进入网络时代，作伪者秉持着不为挣钱就为恶心人的态度，非但不删不改，还直接代替李敖创作出了如此繁多的“佳作”。李敖对此颇感无奈，又无可奈何，只得一遍遍一次次的出来澄清，可惜脑子浑浊不清者还是多数，依旧有许多人坚信这些文章都是李敖所作。

李敖的好友李昕曾在《李敖登陆记》中生动地描述出了这一荒谬景象：

“至于互联网上和微信里猛炒的一些李敖热文，更是十之八九均系伪作。所谓伪作，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托伪之文，二是将李敖原有言论添枝加叶、任意发挥，变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假货。两类文章均以李敖之名行世，也算是一种欺世盗名，然而为李敖盗来的大抵是恶名。因为那些作伪的人，不过是想借李敖的嘴，说一些他们自己想说的骂人的话而已。



李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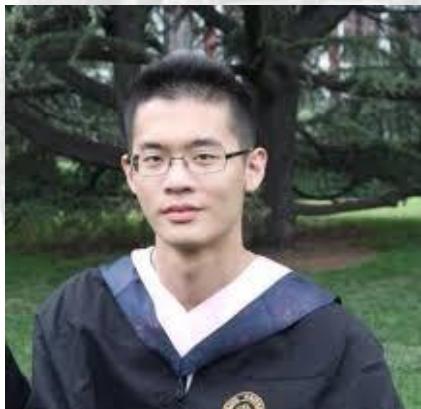
.....

然而可悲的是，今天网上读者们对于李敖的议论，却常常依据那些托伪之作。例如前几年有李敖称颂已故中共领袖的文章在网上疯传，近来又有李敖热烈赞美当今中国领导人的网文被一再刷屏。读过李敖著作的读者，应能一眼看破这些文章的伪劣，因为那种类似某报社论的语言绝非李敖文风。但是众多网友仍然围绕所谓李敖的观点争论得不亦乐乎。在今天这个社会思想严重分化和对立的时代，以李敖的名义挑起的话题，影响力自不待言。然而，无论大家议论什么，其实是与李敖无关的，真真可谓无的放矢。”

李昕所言非虚，相信对李敖著作有所了解的读者，都曾在网看到过这种拿着托名李敖的文章来骂李敖的人。更有甚者，觉得在网上骂还不过瘾，居然还白纸黑字写到了文章和书里，如邓海南在《李敖的“萧条”、“胡说”和“毛病”》一文中就曾以《我为什么要喊毛泽东万岁？》一文为论据，怒批李敖谄媚；毛崇杰在《两京记》一书中也借角色之口质疑李敖“到了大陆怎么捧起臭脚来了呢？”，所凭借的竟也是此类文章中的内容——“毛泽东满门忠烈，

你们满屋黄金，有什么资格和脸面对毛泽东评头论足？文章比不上他，诗词比不上他，书法比不上他，潇洒比不上他，胸襟比不上他、思想比不上他、哲学比不上他、军事比不上他、奉献比不上他，为民造福比不上他，你们凭啥诋毁他？”足见此等伪文对李敖名誉之损害。

写假文章的人固然可恨，但如李敖微博所指的查禁真文章、放行假文章者也同样可恨。李敖之子李戡在接受 BBC 采访时就曾说：



李戡

“……我爸的言论是被扭曲的，很多人只看到片段的李敖，还有很多冒牌文章用他的名字去流传。官方不去管，真的文章不让出，假的文章被纵容，微博微信满天飞，造成我爸的名誉很容易被人给曲解，让他变成出气筒。大陆有一些网民，

他们没胆上街去反对共产党和政府，他们就跑来骂李敖，通过骂李敖变了、背叛自由主义来发洩，然后官方也乐于这个现象发生，你

们老百姓去骂李敖就好，你们骂李敖尽管骂，至少你不要骂到我们政府部门。”究竟是否是有意为之，还是鞭长莫及，则余不敢言也。

李敖对大陆、对我党、对历届领导持何种态度，这是一个需要细致考究的大课题，有机会我会展开聊聊。在不同时期，李敖的观点、态度以及立场自然也有不同，但再有不同，也不至于沦落到匹夫匹妇眼中的谄媚之流。我尤其希望，这些人在批评李敖的时候，一定要先仔细考证一下自己手中的证据是否是真实的，再好好的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几十年来是如何在厌恶的环境中甘做螺丝钉的。或许把这两点做到，这些批评者才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李敖如何如何。

態度・台獨・太毒

李敖研究資料集刊 第十一輯



編著者 辰之

出版者 李敖出版社・文星書店有限公司

發行人 李敖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3897號

郵政劃撥 0798807-8 蘇榮泉

董事長 蘇榮泉

監管組 辰之督印組 辰之校訂組 海心之

編輯組 辰之資訊組 辰之美術組 辰之

訂戶組 海心發行組 海心

代理發行銷 小書畫報社

臺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印刷所 海王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版權 保有一切版權

臺灣境外
總負責人 劉會雲 Martha Liu

P.O. Box 14767 Richmond, Virginia 23221 U.S.A.

版次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初版

定價